

Tiah-iàu Chip & Gī-thēng
摘要論文集&議程
Conference Program

Gí-giân koh-oáh kap chòk-kûn chià̄n-miâ &
ki- liām TLH khai-ki-chó Tē̄n Jî-giôk bôk-su

語言 koh 活 kap 族群正名 & 紀念台羅會開基祖鄭兒玉牧師

Language revival and elimination of ethnic slurs &
in memory of TLH founder Rev. John Jyigiokk Tin

主編 | Editor-Chief
蔣為文 | Wi-vun Chiung

2015 TÀI-OĀN LÔ-MĀ-JÌ

Kok-chè Gián-thó-hōe & Lí Kang Khioh Tái-gí Chheng-liân Hák-chiá Siúñ

台灣羅馬字 國際研討會&李江却台語青年學者賞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iwanese Romanization

2015 TÀI-OĀN LÔ-MĀ-JÌ

Kok-chè Gián-thó-hōe & Lí Kang Khioh Tái-gí Chheng-liân Hák-chiá Siúñ



主辦
單位

Tài-uân Gí-bùn Tshik-giām Tiong-sim
國立成功大學 台灣語文測驗中心
NCKU Center for Taiwanese Languages Testing

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
Lí Kang Khioh
Tái-gí Bùn-kau Ki-kim-hōe

合辦
單位

台文筆會
Tài-bùn Pi-tòe
Taiwanese Pen
Tài-uân Lô-má-jì Hiáp-hōe
台灣羅馬字協會
Taiwanese Romanization Association

全民
全民族的未來

社團法人台越文化協會
Hiệp Hội Văn Hóa Việt Đài

國立台灣文學館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Tài-uân Gí-bùn Tshik-giām Tiong-sim
國立成功大學 台灣語文測驗中心
NCKU Center for Taiwanese Languages Testing

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
Lí Kang Khioh
Tái-gí Bùn-kau Ki-kim-hōe

Hē-liát
系列活動
POJ Event Series
Lô ma jì
Tài-uân Lô-má-jì
Bùn-hòá chéh
2015台灣羅馬字文化節
Festival on Taiwanese Romanization

2015 7th Tâi-oân Lô-má-jī Kok-chè Gián-thó-hōe &
Lí Kang Khioh Tâi-gí Chheng-liân Hák-chiá Siúⁿ

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 & 李江却台語青年學者賞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iwanese Romanization

語言 ê koh 活 kap 族群正名 & 紀念台羅會開基祖鄭兒玉牧師

Bòk-liòk | 目錄 | Contents

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es

蕭清芬	淺談台語白話字 kah 聖經	1
-----	----------------	---

三尾裕子	「日本」tī 當前台灣所表示 ê 語意內容 ê 轉移--人類學 ê 觀點	13
------	--------------------------------------	----

論文發表 Papers

論文場次 session: A1 (第一演講室)

Palemeq, Yedda	A Study of Taiwanese Loanwords in Sixteen Indigenous Languages in Taiwan	31
----------------	--	----

林俊育	外國人名 kah 地名台語讀音 ê 探討 -- Tùi 《全民台語聖經》做起	32
-----	--	----

Khng Poetek	Siòk Hô sî-kî Ìn-nî lán-lâng-ōe ê gōa-lâi sû	37
-------------	--	----

論文場次 session: B1 (第二演講室)

蔣爲文	台灣各族族語、族名合理名稱 ê 研究	38
-----	--------------------	----

楊允言	日本時代台語文 ê 並行發展	39
-----	----------------	----

周定邦	Gô Thian-lô koa-á chhiú-kó gián-kiù 吳天羅歌仔手稿研究	40
-----	---	----

2015 7th Tâi-oân Lô-má-jī Kok-chè Gián-thó-hōe &
Lí Kang Khioh Tâi-gí Chheng-liân Hák-chiá Siúⁿ

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 & 李江却台語青年學者賞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iwanese Romanization

語言 ê koh 活 kap 族群正名 & 紀念台羅會開基祖鄭兒玉牧師

論文發表 Papers

論文場次 session: A2 (青年學者) (第一演講室)

陳慕真	日本時代霧峰一新會 ê 白話字推動 – 兼論《楊水心女士日記》(1928、1930)	41
蔡惠名	菲律賓咱人話 ê 再定位	42
王桂蘭	〈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in Penang 〉內底 ê 語言現象 kap 文化語詞	43

論文場次 session: B2 (第二演講室)

Scott, Mandy	The role of written language in language revitalisation: the case of Welsh in Wales	44
SU, Huang-lan	Evangelicalism, Knowledge Transmission, and Printing, 1865-1895	46
張學謙	台語島 kam 會變台語倒 -- 對 Ho-lo 人的家庭語言政策看台語的未來	48

2015 7th Tâi-oân Lô-má-jī Kok-chè Gián-thó-hōe &
Lí Kang Khioh Tâi-gí Chheng-liân Hák-chiá Siúⁿ
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 & 李江却台語青年學者賞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iwanese Romanization
語言 ê koh 活 kap 族群正名 & 紀念台羅會開基祖鄭兒玉牧師

論文發表 Papers

論文場次 session: A3 (第一演講室)

吳仁瑟	台灣翠青 – 基督信仰 kap 台灣民主運動詩歌	49
廖瑞銘	宣教、建國、白話字 -- Ùi 近代世界史的脈絡思考鄭兒玉的母語信念	50
李美嬌	《台灣白話字（台灣字）的起源 kap 發展》	51
林芙安	學生因仔講台語 ê 時 g 音流失 ê 探討	52

論文場次 session: B3 (第二演講室)

蔡美慧	醫用閩南語教學：醫學生閩南語使用常見模式與問題	54
何信翰 林麗玉	高雄市台語看板的城鄉比較 – 以左營區 kap 林園區為例	57
柯巧俐 鄭詩宗	Time-normalized F0 Profiling of Taiwanese Lexical Tones: After Controlling the Coarticulatory Effect	58

2015 7th Tâi-oân Lô-má-jī Kok-chè Gián-thó-hōe & Lí Kang Khioh Tâi-gí Chheng-liân Hák-chiá Siúⁿ

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 & 李江却台語青年學者賞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iwanese Romanization

語言 ê koh 活 kap 族群正名 & 紀念台羅會開基祖鄭兒玉牧師

論文發表 Papers

論文場次 session: A4 (第一演講室)

沈志偉
黃啓灝 馬來西亞檳城講福建話運動 60

蕭喻嘉 台灣羅馬字協會 ê 時代意義 61

蔣日盈 LMJ kiù bó-gí 羅馬字救母語 62

陳錦玉 台語文運動 hām 文創產業結合 ê 策略行動 64

論文場次 session: B4 (第二演講室)

許建榮 越南牽手團兒 ê 母語教育 65

伊藤佳代
(Ito, Kayo) 台日跨國婚姻家庭的語言調查研究 --
以日籍女性/台籍男性的家庭為例 66

陳麗君 新移民語言傳承 ê 策略 67

2015 7th Tâi-oân Lô-má-jī Kok-chè Gián-thó-hōe &
Lí Kang Khioh Tâi-gí Chheng-liân Hák-chiá Siúⁿ
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 & 李江却台語青年學者賞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iwanese Romanization
語言 ê koh 活 kap 族群正名 & 紀念台羅會開基祖鄭兒玉牧師

附 錄 Appendix

議程表 Program	69
本屆徵稿啓示 Call for papers	73
發表者簡介&通訊錄 Presenter's Brief Intro. & Contact Information	80
工作組織表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staff	85
【徵稿啓示 Call for papers】第 2 屆台灣文學外譯國際學術研討會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iwa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86
成功大學校園平面圖 Map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93

專題演講 1 Plenary speech 1

淺談台語白話字 kah 聖經

專題演講人 Keynote speaker：蕭清芬

全民台語聖經協會理事長

供參考用(2015.01.15)

用羅馬字母拼音寫各國各地言語 ê 歷史已經真久。西洋航海發展後，由歐洲到外地 ê seng-lí 人 kah 宣教師利用 in 所 bat ê 拉丁字來寫、來學習、所接觸 tiōh ê 人 ê 話 kah seng-lí（商務）來往記錄是免不了 ê 進展。16 世紀西班牙 tī 菲律賓 ê 宣教師 tōh 使用，總是只爲著 in 內部學習言語 ê 路用，無對外使用。

荷蘭東印度公司 1602 年成立了後，kah 亞洲各地做 seng-lí，又 koh 發展殖民地。亞洲重要基地是印尼 ê Batavia (現今 ê Jakarta)。荷蘭歸正教會也相隨做傳教 ê 工作。用羅馬字來學習當地 ê 話，kah 聖經ê 翻譯是必然 ê 結果。

1624 年荷蘭人來台灣南部。荷蘭歸正教會派宣教師 Georgius Candidius (1597-1647) tī 1627 年來到台灣。另外也有宣教師 Daniel Grevius (1616-1681) tī 1647 年來台灣，伊有接觸當時 tòa tī 嘉南地區 siōng 大 ê 族群 Siraya，有到 in 重要 ê 庄社 Saolang，有用拉丁（羅馬）字母寫當時通用語 Siraya 語，也寫基督教要理，koh 翻譯聖經。現存 ê 有他 tī 1661 年所翻譯，Siraya 語 kah 當時 ê 荷蘭語雙語並排 ê 馬太福音書。Chit 款拼音法有繼續使用一段時間，後來也有用拉丁字/羅馬字寫 ê 所謂「番仔契」文獻。總是當時 ê 羅馬字拼音系統 kah 今 á 日 ê 白話字無全，因爲語音不同，今 á 日台語白話字 bē-tàng 講 Siraya 語羅馬字系統 ê 直系延續。

今 á 日台灣 teh 用 ê 白話字有另外一支 ê 源流。當歐美教會對海外宣教 ê 初期，「中土/中國」(明末清初) iáu-kú 禁止外國人入境來傳教，m̄-kú 已經有真 chē 漢人/唐人/華人移徙移民到 tī 台灣、南洋各地(星、馬、泰、菲律賓、印尼等)，其

中大多數 ê 移民是講閩南/福建/廈門語系 ê 話 ê—包含汕頭、潮州—也有少數客語 kah 奧語 ê。宣教師除對在地人以外，也對外來 ê 移民傳道。Koh 期待有機會 thang 對大遍土地 ê 「中國」傳道。所以就用 in 所 koàn-sì 用 ê 拉丁/羅馬字來學習普遍使用 ê 「漢文」「漢字」以及「唐」話。

1807 年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所派第一 個宣教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去到廣州，因為 bē-tàng 公然傳教，1809 年伊就轉任英國東印度公司 ê 通譯，總是傳教工作無停。1813 年有 kā 新約聖經譯作漢文，1821 年全本漢文聖經出版。所用文體大概是「文言」抑是「文理」，m̄ 是今日 ê 和合本。總是作以後各種漢文譯本 ê 先鋒。倫敦會另外 tī 1816 年派麥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 - 1853) 到 Malacca (馬六甲) 傳教。Tī hia 有真 chē 閩南地區來 ê 移民。伊 tī 1847 年受改派到廈門，因為當時廈門是歐美對東南亞通商據點地。伊就 tī 1853 年翻譯「天路歷程」、「路加福音」、「使徒行傳」、「保羅書信」ê 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等。Koh 美國荷裔歸正教會(Dutch American Reformed Church，也就是現在 ê 美國歸正教會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 對 1841 年就透過「美國海外宣教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開始派宣教師去廈門，其中 John Van Nest Talmage (Tá-má-jī 1819-1892) tī 1847 年到廈門，tī 1852 有著 Tîng-oē Hoan-jī Chho-hák (學習唐話 ê 課本)，也 tī 1885 有出版廈門話 ê 字典。Koh 一位美國歸正教會宣教師羅啻 (Elihu Doty 1809-1864)，原先 tī 1836 年受派去 Batavia，1839 改派去 Borneo，1844-1864 派駐廈門。因為 Doty 是言語學者，有大大改善白話字 ê 註音調號法。Kah 咱今日所用 ê 大同小異。另外英國長老會派駐廈門 ê 宣教師蘇格蘭人杜嘉德 (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7) tī 1857 年赴任後，有蒐集當時已經有 ê 廈門話語系 ê 字彙 kah 文獻，tī 1873 年編輯出版「漢英字典」，其實是「廈英字典」。伊所用 ê 白話字是用 chiah-ê 前輩先進已經有 ê 作基本。

杜嘉德 tī 伊所編著字典所用字母 kah 音調，一部分 kah 咱今 á 日台灣 ê 普遍語音無全，也無 koh teh 用。伊 ê 字典 ê 前言有特別提起「閩南語」各種腔口 ê 無全 — 特別是「泉」「漳」ê 差別。伊有蒐集約 23,000 條項 ê 廈門系白話字 ê

「字」/「話」，其中真 chē 一「字」/「語」有真 chē 無全 ê 意思，抑是無全 ê 描述 ê 理念。伊有採用約 15,000 「漢字」（由「康熙字典」摘出）beh 表達 chiah-ê 廈門話。伊有指出一字漢字有 kúi-nā 款讀法，koh 也提起大約四分一至三分一 ê 「廈門話」無相對配 ê 「漢字」，就是有「話」無「漢字」。而且 chiah-ê 「話」咁是只有「無學粗俗」 ê 人所 teh 用，所 teh 講 ê nā-tiān，連上層學者也 teh 用。所以廈門/閩南話 m̄ 是「粗俗」 ê 話語。廈門話是十足有獨立自主 ê 「言語」，雖然 kah 別款「言語」有相關，總是 m̄ 是附屬它 ê 「腔口」（dialect 或 colloquial）而已。

英國長老會派來台灣 ê 第一個宣教師也是蘇格蘭人，馬雅各醫生（James Landlaw Maxwell 1836-1921）。伊 tī 1865 年末到台灣以前，先 tī 廈門學廈門話，thang tī 台灣用，所用 ê 課本，聖經 kah 基督教名詞是沿用其他英美宣教師所已經 teh 用 ê 白話字 kah 名詞 kah 聖經。後來伊有繼續完成新約聖經全本 ê 翻譯。後來伊 koh 有贈送一台活版印刷機 hō 台灣，thang 印白話字 ê 文書，包括巴克禮（Thomas Barclay 1849-1935）所創辦 ê 「府城教會報」。巴克禮是 tī 1875 年來到台灣。所以 thang 講馬雅各 kah 巴克禮是早期「推廣」台灣話白話字 ê 「始祖」或大功勞者。咱台灣今 á 日所普遍採用 ê 台語白話字聖經是巴克禮所改訂 tī 1933 年出版 ê 。

中國國內原來有數種漢文譯本聖經，無統一。歐美各地所差派宣教師就開會協調，決定選人來譯出「共同」漢文本，就有「委辦本」（「文理本」），siōng 代先翻譯版本 ê 新約 tī 1850 年，舊約 tī 1853 年分別出現。後來有經過數次 ê 改訂，「文理和合本」tī 1919 年出版，m̄-kú 只有學者「文人」chiah 讀有，一般人所用通用 ê 話是白話，kah 所謂「官話」。所以 1877 年 tī 上海開 ê 宣教師大會有決定 tiōh 譯「官話」 ê 版本，來普及聖經。現今使用 ê 白話「和合本」ê 前身就 tī 1924 年出版。

咱所用 ê 白話字因爲廈門系語音本身 ê 問題，原先子音中 ê “ch” kah “ts”有分別，所以字彙字典編排序列也照編著者所受教 ê 背景分開列出，“ch”用 tī 母音 “i” kah “e” ê 頭前，“ts”用 tī 其餘 ê 母音 ê 頭前。杜嘉德(1873) ê 字典 kah 1871 年派到 tī

台灣 ê 甘爲霖(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 1913 年編出 ê 字典是照按呢分開列。總是 khah 早 tī 1852 年就翻譯好出版 ê 白話字約翰福音書 chit 二字子音無分，一概用 “ch”，如 “chō”，“chāi” 等，無用 “ts”。Tī 1873 年所出版，當時 ê 台灣教會 kah 「閩南教會」共同使用 ê 聖詩「養心神詩」白話字本有用 “ts”，如 “Tsú”，“tsō” 等。Chóng-sī，後來 tī 1914 年出版 ê 白話字附琴譜 ê 「養心神詩」就 bō koh 用 “ts”，攏用 “ch”，如 “chōe”。若繼續用 “ts” 應該是 ”tsōe”。Tī 1925 年由台南名漢學家劉青雲所著「羅華統一書翰」卻猶原有採用 “ts”。1933 年巴克禮白話字聖經無 koh 再用 “ts”，只有用 “ch”。2009 年張裕宏博士所編著 ê 「TJ 台語白話小詞典」只有用 “ch”，無用 “ts”。張氏 ê 詞典蒐集收納 ê 是台語字詞，比杜氏 ê 字典 kah 甘氏 ê 字典，加真齊備、豐富又適用。杜、甘 ê 字典雖然真好，總是基本上是「廈門話」字典。張 ê 字詞是「台語」ê 字詞，伊 ê 字詞典實在 ê 台語字詞典。

關係人名、地名 ê 問題，有人指出文理本 kah 和合本 kah 巴克禮白話字本 有部分無全。主要理由 ê 一項，就是巴克禮白話字本是照既有 ê 漢字本來譯。「漢字」一字 thang 讀 kúi-nā 款。有「文音」，也有「語音」（當地通用口語）。譬如「拉」字，（「亞伯拉罕」、「拉結」）thang 讀作 ”lah” ，也 thang 讀作 ”liap” “liáp”；「挪」字（「挪亞」）thang 讀作 ”ná” 抑是 ”lō”。我 ê 記得細漢讀主日學，先生講「亞伯拉罕」抑是「拉結」ê 故事 ê 時，「拉」字攏講是 “liáp”，「挪亞」講是 ”Lô-a”，攏是照當時 in 所受教、所 bat ê 。

咱 ê CTB—「全民台語聖經」-- m̄免 koh 靠漢字 ê 字音，有選擇脫出漢字 ê 拘束，beh 用咱所知 siōng 接近原文 ê 發音；用白話字作主體就無 koh 有 chiah-ê “la”/ “liap” ê 問題。總是，可能有真 chē 人 bē 習慣，也 bē 同意。需要一段時間 ê 適應。

A Summary Overview of Romanized Taiwanese Common Language and Bible

Usage of Roman/Latin alphabets to spell out a local language is not new to Western European nations. Missionaries and traders utilize this tool to transliterate the local languages, to learn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natives. Translation of the holy scripture is one important task for missionaries.

In 1602 the Dutch established The Dutch East Indies Company to trade with Asian nations, and began colonial political enterprise. Chaplains normally accompanied the merchants to serve their spiritual needs. The chaplains also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spread their religious faith.

The Asian Headquarter was in Batavia (Jakarta). In 1624, the Dutch reached the southern part of Taiwan. The first missionary of the Dutch Reformed Church, Georgius Candidius (1597-1647), arrived in Taiwan in 1627 and stayed for 10 years. Subsequently, missionary Daniel Grevius (1616-1681) also arrived in Taiwan in 1647.

These missionaries developed a system of writing by using Latin alphabets, to transcribe the native language of the people living in the present Tainan area, the Siraya, the largest ethnic community. They even reached the largest community, Saolang. The Catechism was translated. Parts of the Bible were also translated. There is still an existing parallel Siraya-Dutch Gospel of Matthew. The system was adopted for business transactions as well. There are archival land deeds written in the Romanized Siraya language.

However, the commonly used Romanized Taiwanese (台語白話字) used today is not the direct descendent of the system used by these early Dutch missionaries. Difference of language requires a different system.

During the beginning years of modern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the vast Chinese Empire was not open to Westerners for trade or religious propagation. But there were many immigrants from the Chinese Empire who took up residence in South and South East Asia, Indonesia, Philippines, Malaysia, Thailand, and Taiwan. Most of these people came from the Fukien and Kwangtong area. They were all beyond the political control arms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Court. Great numbers of them were from southern Fukien, particularly from coastal Amoy and its neighboring area, Tiochiu, Soathau, etc. They shared the same spoken language root. The official language and its written form were not totally accessible to these people, the written language in Han ideograph was only for a very small minority of privileged people, and very difficult for ordinary citizens to learn.

Western missionaries used the tools available to learn the languages of these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hope that when the opportunity arrived, the mission doors of Chinese Empire would open, they would be able to work in the Empire proper.

In 1807,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ary sent by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reached Chinese soil, the city of Canton. But he was not allowed to propagate his religion he only took the position as an interpreter of British East Indies trading firm in 1809. He never gave up his primary mission. He worked hard to complete a transl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Han/Chinese ideograph in 1813. Its

literary form is in classic scholarly style, not as it is commonly used today. It became a sort of model for the subsequent varieties of Chinese translations.

Another missionary,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06-1853) was sent to Malacca where he was able to meet many Chinese immigrants who provided enough incentive for him to learn their language. He was reassigned to Amoy in 1847. Amoy had then become the hub of Chinese trade with Western counties. By 1853 he managed to complete the translation of *Pilgrim's Progress, the Gospel of Luke,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Paul's Epistles to the Galatians, Ephesians, and the Philippians*.

The Dutch American Reformed Church (now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 beginning in 1841, sent missionaries to Amoy with the helping hand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 Among these missionaries, there was John Van Nest Talmage (1819-1892) who arrived in Amoy in 1847. In 1852 he published a book *Tâng-oē Hoan-jī Chhó-hak* (A Primer for Westerners in Learning Tâng/Chinese [Amoy] Language) . And in 1885 he also published an Amoy dictionary. Another Dutch American Reformed Church missionary, Elihu Doty (1809-1864), a linguist, was sent in 1836 to Batavia, and reassigned to Borneo in 1839, and in 1844-1864 he was stationed in Amoy. He improved the tonal designation sign to almost the same as we use in Taigi POJ today.

Sottish by origin, 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7), was sent by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as a missionary in Amoy in 1857. He collected all the resources on Amoy language available by his forerunners, dictionaries/vocabulary lists, and in 1873 he edited and published a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 in reality it should be called Amoy English Dictionary.

Some vowels used in Douglas' dictionary are slightly different--and no longer used and relevant -- from present commonly or popularly used Taiwanese. He took note of the different accents of "Southern Min" language, such as Choân-chiu, Chiang-chiu. He collected about 23,000 entries in his dictionary. He pointed out that many spoken words do not have their equivalent in Han/Chinese. They are real words/language but no written Han words. He used and based his work on the most authoritative *Khonghi Dictionary*, and found that out of 23,000 Amoy entries only 15,000 of them have equivalent Han words. He pointed out that Amoy and its relative Southern Min languages were by no means a dialect or colloquial language spoken by unschooled commoners; they were used by elites and learned scholars as well. Therefore Amoy language was indeed a respectful language.

The first missionar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to Taiwan was Dr. James Landlaw Maxwell (1836-1921). Before he came to Taiwan in 1865, he spent some time in Amoy to learn the Amoy language which was commonly used by ethnic Han people in Taiwan in those days. The language text books, dictionaries, Bible, religious terminology, vocabulary were used by all missionaries in Amoy. Although he was a medical doctor, not a preacher, he managed to complete the translation of the whole New Testament. He also donated a moveable printing machine to print documents in POJ. This machine was later utilized by a later missionary, Thomas Barclay (1849-1935), to publish the first POJ journal, *Hú-siâⁿ Kàu-hōe Pò*. We may say that Maxwell and Barclay were the first promoters of POJ.

There were several different versions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without uniformity.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reached an agreement to produce an uniform common Bible. It became a designated common Bible. But it was in the "Literati"

Chinese style, the New Testament portion was published in 1850 and the Old Testament in 1853. It was later revised to be called “Union Version of Literature Format” in 1910. It was known as “Official Language Version,” which only scholars could read and understand, the commoners could not understand. At the Missionary Conference of 1877 in Shanghai, the decision was reached to create a “common language version” of the Bible in Chinese, by using “Official Language”(Mandarin). In 1924 the first version of common “Union Version was published.”

The Taiwanese POJ was originally patterned after the Amoy system which had two similar consonants, “ch” and “ts.” So, the Carstairs Douglas’ (1873) and William Campbell’s (1913) dictionaries use “ch” and “ts” as separate and different entries. However, the Gospel of John published in an earlier translation in 1852 only used only “ch,” and no “ts.” The POJ version of the hymn book “Ióng Sim-sîn Si” (published in 1873) which was shared by churches in Southern Hokien and Taiwan, “ch” and “ts” were used as two different consonants. The same hymn book with music scores published in 1914 these two consonants were no more different. However, a book called “Lô-hôa Thong-it Su-hān” written by a Taiwanese Sinology scholar Lâu Chheng-hûn, treated these two consonants are separately. The revised Taiwanese POJ Bible of 1933 of Thomas Barkley, these two consonants are treated as the same, ‘ch.’ The outstanding Taiwanese Dictionary of Tiuⁿ Jū-hông of 2009 also treats these two consonants as one and the same.

Proper names of Amoy POJ Bible all follow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ranslation. The problematic reality is that the same Han/Chinese ideograph may be pronounced in different ways. The word 拉 may be read as “la” or “liap,” thus, Sarah all appear in old version of POJ Bible as “Sat-liap,” but the new version all read as “Sat-lah;” “A-pe-

liap-hán” became “A-peh-lah-hán.” The Han ideograph of ná 「挪」 also may be read as “lô,” and so the POJ transcription of Noah was changed from “Lô-a” to “Ná-a.” The Common Taiwanese Bible attempts not only to avoid this kind of confusion, but also to put these names as close as the original languages—Hebrew and/or Greek.

The world is changing, the culture is changing from parochial to more universal and interactive and related. We need to keep our unique “color”/sound/vocabulary to keep our integrity in the human family> So that we may contribute rightfully to the new, colorful, and beautiful “mosaic” of the world. The uniqueness of our language makes us what and who we are in the new “mosaic” world.

第七屆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

淺談台語白話字kah聖經



By 蕭清芬 Siau Chheng-hun

3, 當歐美教會對海外宣教 ê 初期，就用in所koan-sí用 ê 拉丁/羅馬字來學習普遍使用 ê 「漢文」「漢字」以及「唐」話。

4, 1807年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所派第一個宣教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去到廣州。



7, 美國歸正教會宣教師羅啻(Elihu Doty 1809-1864)，1844-1864 派駐廈門。



8, 英國長老會派駐廈門 ê宣教師蘇格蘭人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7)，tī 1873年編輯出版「漢英字典」



白話字簡史：

1, 16世紀西班牙tī 菲律賓ê宣教師toh 使用

2, 荷蘭歸正教會派宣教師

Georgius Candidius (1617-1642)

tī 1627 年來到台

Het H. Euangeliū na [de beſchriftinge]

MATTHEI. Het eerste Capittel.

Hagnau ka D'lligh Matistik kā na ſafulat ti

MATTHEUS.

Nanamam ki hærg kā ſafulat.

Abraham oulat ki karoynt

C'ns i

David, ka na alak ti

Abraham tā ni-pou-alak

ti Isaac-an, ti Isaac tā ni-pou-alak

ti Jakob-an, ti Jakob tā ni-pou-

alak, ti David tā ni-pou-alak, ti David tā ni-pou-alak pa tynd.

2. Ti Judas ta ni-pou-alak na

Father, Zara-an-ysa, Ramb-

kousa ti Thamar-an, Ti Fares ta ni-

pou-alak ti Elieou-an, Ti Elieou tā ni-

pou-alak, ti David-an.

3. Ti Abram ta ni-pou-alak ti

Aminadab-an, Ti Amnada, ta ni-

pou-alak, ti Shem-an, Ti Shem tā ni-

pou-alak ti Salomon-an.

5. Ti Salomon ta ni-pou-alak na

Bethel, Boaz tā ni-pou-alak na O-

bodan p'hou-kous et Ruthan, Ti

Obed tā ni-pou-alak, ti Obed.

6. Ti Jeſe ta ni-pou-alak ti

David-an, ka na Melida, Si

Si David tā ni-pou-alak ti Salomon-an p'hou-

A kous

CHAP. I. (1) This book of the genealogy of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David, the son of Abraham; (2) and Jacob begat Phares and Zara; (3) and Esau begat Eliphaz and Reuel; (4) and Esau begat Seir; (5) and Esau begat Joram; (6) and Joram begat Salmon; (7) and Salmon begat Schimon; (8) and Schimon begat Boaz of Rachab; and Boaz begat Obed of Ruth; and Obed begat Jesse; (9) and Jesse begat David the king; and David the king begat

A tetra

5, John Van Nest Talmage (Tá-má-jī 1819-1892)

tī 1847 年到廈門，tī 1852 有著

"Tng-oē Hoan-jī Chho-hák" (學習唐話 ê 課本)，也tī 1885 有出版廈門話 ê 字典。



John Van Nest Talmage

6, 英國長老會派駐廈門 ê宣教師

蘇格蘭人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7) 1873年編輯出版「廈英字典」。



7, 美國歸正教會宣教師羅啻(Elihu Doty 1809-1864)，1844-1864 派駐廈門。



8, 英國長老會派駐廈門 ê宣教師蘇格蘭人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7)，tī 1873年編輯出版「漢英字典」



9, 馬雅各醫生 (James Landlaw Maxwell 1836-1921)。伊tī 1865年未到台灣以前，先tī 廈門學廈門話。



10, 巴克禮 (Thomas Barclay 1849-1935)

是tī 1875年來到台灣。咱台灣今 á 日所普遍採用 ê 台語白話字聖經是巴克禮所改訂tī 1933年出版 ê



巴克禮獻身契

華文聖經：

1. 中國國內原來有數種漢文譯本聖經，
「共同」漢文本，就有「委辦本」
(「文理本」)
新約 tī 1850年，舊約 tī 1853 年分別出現



「文理和合本」tī 1919年出版

1877年tī 上海開 ê 宣教師大會有決定譯
「官話」ê 版本，現今使用 ê 白話
「和合本」
ê 前身就tī 1924年出版。



"May God's
blessing
surround
you each
day..."



Ló-lát., 感謝

Iâ-hô-hoa chiok-hok móa-moa !

Án-chú-se

Thanks

專題演講 2 Plenary speech 2

現代台灣における「日本」の意味の変容について— 人類学的視点から

“Jít-pún” tī tong-chiân Tân-oân só piáu-sī ê gí-i lāi-iōng ê choán-î:
jîn-lūi-hák ê koan-tiám

「日本」tī 當前台灣所表示 ê 語意內容 ê 轉移——人類學 ê 觀點

專題演講者 Keynote speaker：三尾裕子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授/前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研究所所長

譯者：伊藤佳代、張玉萍、蔣爲文

はじめに

今日の私の報告では、「日本」及び日本人による文化人類学的な研究を概観した後、主に私が研究を開始した1980年代中葉以降の台湾の人々にとっての「日本」の持つ意味の変化について考え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私自身は、台湾語ないしは閩南語また、その表記方法についての研究を専門にはしていませんが、台湾の文化や社会についての研究が辿ってきた歴史と比較してお聞きいただくことが可能かと考えます。

Kin-á-jít góa beh pò-kò--ê, tāi-khí-seng sī tāi-khài lâi koan-chhat “Jít-pún” kap Jít-pún-lâng tūi Tân-oân só chìn-hêng ê bûn-hòa jîn-lūi-hák hong-sek ê gián-kiù chêng-hêng. Liáu-āu, chú-iàu beh kap tàk-ke hun-hióng góa khai-sí gián-kiù ê 1980 (it kiú pat khòng) nî-tāi tiong-kî í-āu, Tân-oân-lâng tūi “Jít-pún” ê jîn-ti ê ì-gī piàn-hòa ê chêng-hêng. Góa pún-sin bô choan-bûn gián-kiù Tân-oân-ōe, sîm-chì sī bân-lâm-ōe, kap i ê piáu-kì hong-hoat, m̄-koh, góa siūⁿ, bô-tek-khak ê-tàng thàu-kòe lék-sú pí-kàu lâi thó-lūn Tân-oân siā-hōe iáh-sī bûn-hòa ê gián-kiù.

日本統治と台湾研究

まず、日本人による文化人類学的な研究を概観することから、日本が台湾とどう向き合ってきたのかを簡単に紹介します。

ご承知の通り、台湾に関する学術的研究は、日本による植民地統治の開始とともに始まりました。戦前の研究に関しては、次の2つの時期に分けて考えることが可能でしょう。

第1期：1895～ 総督府嘱託研究期

第2期：1928～ 台北帝国大学期

Tāi-khí-seng, góa siūⁿ beh tāi-khài lâi koan-chhat Jít-pún-lâng tùi Tân-oân só chìn-hêng ê bûn-hòa jîn-lüi-hák gián-kiù, kan-tan siāu-kài Jít-pún sī án-chóaⁿ kap Tân-oân sio tú-bîn. Tâk-ke lóng chai-iáⁿ, koan-hé Tân-oân ê hák-sút-sèng gián-kiù, sī tùi Jít-pún ê sít-bîn thóng-tî khai-sí. Tī tē 2 (gī) chhù tāi chiàn chin-chêng ê gián-kiù, góa jîn-ûi ē-tàng hun chò 2 ê sî-kî lâi su-khó.

Tē 1 kî : 1895 (it-pat kiú-ngó) ~ Chóng-tok-hú úi-thok gián-kiù sî-kî

Tē 2 kî : 1928 (it-kiú gī-pat) ~ Tân-pak Tè-kok Tân-hák sî-kî

第1期は、植民地支配の草創期ですから、高等学術機関もまだ設立されてはいません。今日において文化人類学的といえるような研究は、「台湾旧慣調査会」といった台湾総督府関係者が主導した諸組織に配置された主に嘱託の研究員によるものでした。もちろん、その目的は、台湾統治を円滑に行うために、まず住民の歴史や文化、社会について実態を知ることが必要であり、それを通して、有効な政策立案の根拠資料とするという目的でした。

In-ūi tē 1 kî sī sít-bîn-tē chi-phòe ê chháu-chhòng kî, ko-téng hák-sút ki-koan mā iáu-bē sêng-lîp, kin-á-jít só kóng ê bûn-hòa jîn-lüi-hák hong-sek ê gián-kiù, kan-taⁿ ē-tàng thàu-kòe “Tân-oân koàn-sì tiau-cha-hōe,” chít ê phòe-tì tī Tân-oân Chóng-tok-hú siong-koan-chiá chú-tō ê kok-chióng cho-chit ē-kha siū úi-thok ê gián-kiù-goân lâi chìn-hêng. Tong-jiān, i ê bòk-ték sī ūi-tiōh sūn-lî thóng-tî Tân-oân só-í ài seng liáu-kái Tân-oân chū-bîn ê lèk-sú, bûn-hòa, kap siā-hōe téng chōng-hóng chiah thang chiâⁿ-chò sít-si iú-hàu chèng-chhek ê kun-kù.

嘱託の中には、伊能嘉矩や森丑之助など、研究者としてもすぐれた人材がいましたが、当時の総督府の意図したところは、台湾の人々を従順な帝国臣民にすることでしたので、そのために障害となるような風俗習慣や言語などは当然改善あるいは廃絶すべき

ものとされました。

Siū úi-thok ê lāng lāi-té, ū bē-chiό chhin-chhiūⁿ 伊能嘉矩, 森丑之助 chit khoán iu-siù ê gián-kiù jīn-châi. In-ūi hit tong-sî chóng-tok-hú ê bōk-ték sī beh kā Tâi-oân jīn-bîn kà chò sūn-chiōng ê Tè-kok sîn-bîn, só-í hit kóa ū khó-lêng piàn-chò chó-gāi thóng-tī ê hong-siōk koàn-sì iāh-sī gí-giân, tī hit tong-sî lóng hōng jīn-ūi sī tong-jiān ài kái-siān iāh-sī hùi-tû--ê.

第2期は、ほぼ日本では、昭和初期の時代にあたります。台北帝国大学の設立とともに、文政学部内に台湾の文化人類学的研究をリードする土俗学・人種学講座が設置されました。講座を受け持ったのは、日本で初めてハーバード大学から人類学の論文で博士号を取得した移川子之蔵、また移川が慶應義塾大学で教えた宮本延人でした。

Tī tē 2 kî, tāi-iok sī Jīt-pún ê Chiau-hô sî-tāi chho-kî. Kin-tòe tiōh Tâi-pak Tè-kok Tâi-hák ê siat-łip, tī bûn-chèng hák-īⁿ lāi-té siat léng-tō Tâi-oân bûn-hòa jīn-lūi-hák gián-kiù ê thó-siōk-hák, jīn-chéng-hák káng-chō. Khai-siat káng-chō ê sī Jīt-pún tē it ê tī Harvard Tâi-hák í jīn-lūi-hák lūn-bûn théh tiōh phok-sū hák-ūi ê 移川子之蔵, kap i tī Khèng-èng Tâi-hák kà-chheh ê hák-seng 宮本延人。

更に、台北帝大では、土俗学・人種学講座だけではなく、解剖学、形質人類学の金關丈夫、言語学の小川尚義、浅井惠倫などがおりました。移川、宮本及び彼らの学生であった馬淵東一が執筆した『台湾高砂族系統所属の研究』と小川、浅井がまとめた『原語による台湾高砂族伝説集』は、それぞれ帝国学士院賞、帝国学士院恩賜賞を受賞しており、この2冊は戦後今日に至るまで、台湾原住民研究の聖典というべき価値を持っています。

Hit tong-sî Tâi-pak Tè-kok Tâi-hák lāi-té mī-nā ū thó-siōk-hák, jīn-chéng-hák káng-chō, sīm-chì ū kái-phò-hák, thé-chit jīn-lūi-hák ê 金關丈夫; gí-giân-hák ê 小川尚義 kap 浅井惠倫 téng. 移川、宮本 kap i ê hák-seng 馬淵東一 kiōng-tōng siá ê “Tâi-oân Ko-soa-chòk Hē-thóng Só-siōk Gián-kiù”; koh ū 小川, 浅井 só pian-chīp ê “Tâi-oân Ko-soa-chòk Bó-gí Thoân-soat-chīp” chia-ê tù-chok hun-piát tit-tiōh Tè-kok hák-sū-īⁿ chiōng, Tè-kok hák-sū-īⁿ un-sù-chiōng. Kàu taⁿ, chit 2 thò tù-chok ê hák-sū kè-tát í-keng chiaⁿ-chò Tâi-oân goân-chū-bîn gián-kiù ê sèng-keng ah.

当ても台湾の人々を帝国臣民に作り替えていく同化政策が推進されましたが、政策科学とはある程度はなれた学術的な研究が行われ、戦後の台湾研究においても参照すべきすぐれた成果が残されました。特に、戦後の急速な台湾の社会変化の中で、失われてしまつた多くの風俗習慣が記録として残されたことは、重要な貢献でした。しかし、大東亜戦争に日本が突入してからは、研究者たちも思うようにはものが言えなくなつてしまひました。

Hit tong-sî, kā Tân-oân-lâng piàn-chò Tè-kok sîn-bîn ê tông-hòa chèng-chhek mā khai-sí chhui-hêng, m̄-koh, in-ūi thâu-chêng só kóng tiōh ê hák-sút-sèng gián-kiù bó chióng thêng-tō phian-lî kong-kiōng chèng-chhek ê siong-koan gián-kiù léng-ék, só-i tī chiàn-āu ê Tân-oân gián-kiù mā lâu-hā tát-tit chham-khó ê gián-kiù sêng-kó. Ték-piat sī chiàn-āu Tân-oân siā-hōe piän-hòa chin kín, ū bē-chio siau-sit khì ê hong-siök koän-sì lóng in-ūi chit lūi ê gián-kiù lâi lâu hā kì-lók, che sī chit hāng tiōng-iàu ê kòng-hiàn. Put-jî-kò, tán Jit-pún hoat-tōng tōa-Tang-A chiàn-cheng, chia-ê gián-kiù-chiá tō bô-hoat-tō koh chiàu in ê i-su chū-iû chò gián-kiù ah.

「日本」不在の台湾研究

日本が敗戦により台湾から退去してからの台湾での研究は、様々な意味で「日本」不在の状況になりました。戦後直後の数年は、国民党政府に留用された国分直一、浅井惠倫、金闕丈夫らが、日本時代の調査研究資料を取りまとめて国民党側に引き渡す作業をする過程で、発掘調査などを行ったケースもありました。しかし、228事件以降は、国民党政府が大学に大陸出身の研究者を配置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ため、日本人の留用も終了しましたⁱ。

Chiàn-āu, Jit-pún thè-chhut Tân-oân liáu-āu ê chāi-tâi gián-kiù, tī kok-chióng i-hâm téng-bîn piän-chò “bô Jit-pún” ê chōng-hóng. Chiàn-āu bô gōa-kú ê kúi nî chi-kan, hō Kok-bîn-tóng lâu-lóh--lâi phìn-iōng ê 國分直一，金闕丈夫 kap 浅井惠倫 hia-ê lâng hōe-chéng Jit-pún sî-tâi ê tiau-cha gián-kiù chu-liâu, jî-chhiáⁿ kā chia-ê chu-liâu kau hō Kok-bîn-tóng chèng-hú. Kî-tiong, mā ū chit-kóa chióng-sū khai-hoat tiau-cha ê àn-lé. M-koh, 228 (gī gī pat) sū-kiâⁿ í-āu, Kok-bîn-tóng chèng-hú khai-sí tī tâi-hák phòe-tî

ⁱ 国分直一 2006 「台湾研究者の群像」『遠い空 国分直一、人と学問』 pp.246-250. 福岡：海鳥社

Tiong-kok chhut-sin ê gián-kiù-chiá, Jit-pún-chék gián-kiù-chiá ê phìn-iōng mā kàu chia kiat-sok.

その後の台湾の学術研究は、一気にアメリカ志向になつていったことから、日本時代の研究は、日本教育を受けた台湾人研究者によって受け継がれたとはいものの、敗者であった日本人の海外渡航が20年近くほぼ不可能になったこともあいまつて、学問の主流からは完全に周縁化されていったといつていいでしょう。

Liú-āu, Tân-oân ê hák-sút gián-kiù chít-khùn-thâu choán-hiòng phian Bí-kok-hòa. Sui-bóng Jit-pún sî-tai ê gián-kiù ū hō tong-sî siū Jit-pún kàu-iòk ê Tân-chék gián-kiù-chiá kè-sêng, m̄-koh, in-ūi chiàn pâi ê Jit-pún-lâng ū chiong-kîn 20 (gî-cháp) nî bô-hoat-tō khì hái-gōa chò gián-kiù, tì-sú Jit-pún sî-tai ê hák-sút gián-kiù tī Tân-oân ē-tàng kóng sî oân-choân hōng ū hák-bûn chû-liû tions pian-iân-hòa khì ah.

日本においても、戦前の民族学が植民地支配と関わってきたという歴史があったため、戦後はそれとの関係を断ち切るかのように、アメリカ流の総合人類学を志向する動きが高まっていきましたⁱⁱ。このため、馬淵東一のような英語で論文を書くこともあった研究者を別とすれば、植民地で研究を行つてきた研究者の研究は、残念ながら、その質に相応する評価は受けられず、忘れられがちになりました。

Tí Jit-pún, Gî-chhù Tân-chiàn chìn-chêng ê Bîn-chòk-hák gián-kiù kap sít-bîn thóng-tî chin ū koan-hē. In-ūi chit khoán ê lèk-sú pōe-kéng, chiàn-āu Bîn-chòk-hák gián-kiù kap sít-bîn thóng-tî chò chhiat-koah, kui-ê Jit-pún kok-lâi ê Bîn-chòk-hák gián-kiù choán hiòng Bí-kok-sek ê chong-háp jîn-lûi-hák. In-ūi án-ne, seng mài kóng chhiūⁱⁱⁱ 馬淵東一 iōng Eng-gí siá lûn-bûn ê gián-kiù-chiá, hit-kóa tī sít-bîn-tē chiông-sû gián-kiù ê hák-chiá, chin khó-sioh in ko chuí-chún ê gián-kiù sêng-kó pēng bô tit tiôh siong-tùi ê phêng-kè, sîm-chì chin kan-tan tō hōng pàng-bōe-kì.

一方、1970年代以降になると、戦後の文化人類学（あるいは社会人類学）のトレーニングを受けた研究者が次第に台湾を訪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きました^{iv}。この世代の研究者は、欧米の人類学の手法に従つて、長期にわたるフィールド調査を実施し、実証的か

ⁱⁱ 三尾裕子 2011 「民族学から人類学へ—学問の再編と大学教育」 山路勝彦編『日本的人類学 植民地主義・異文化研究・学術調査の歴史』 pp.445-4 d 93. 西宮：関西学院大学出版会

ⁱⁱⁱ 例えば、未成通男、山路勝彦、笠原政治など。

つ欧米の理論を使って分析的研究を展開す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しかし、当時の研究スタイルは、先に述べた台湾での「日本」外しという政治状況のみならず、日本人類学が欧米の人類学をモデルとしたことも影響し、更なる「日本」不在状況を作り出していました。

Lēng-gōa ch̄it hong-bīn, 1970 (it-kiú chhit-khòng) nî-tāi í-āu, chiap-siū chiàn-āu bûn-hòa jīn-lūi-hák (iáh-sī kiò chò siā-hōe jīn-lūi-hák) hák-sút hùn-liān ê gián-kiù-chiá, tāuh-tāuh-á khai-sí lâi kàu Tân-oân. Chit ê sè-tāi ê gián-kiù-chiá kun-kù Au-Bí ê jīn-lūi-hák gián-kiù chhiú-lō tīg-kî chiōng-sū tiān-iá tiau-cha, sú-iōng sít-chéng-sèng Au-Bí lí-lūn lâi chò hun-sek gián-kiù. Tng-tong-sî ê gián-kiù héng-thài, tō chin-chhiūⁿ thâu-chéng só kóng ê “bô Jít-pún” ê chéng-tī chéng-héng í-gōa, ka-siōng Jít-pún-lâng ê jīn-lūi-hák gián-kiù mā sī í Au-Bí chò bô-hóng ê tùi-siōng, chia-ê chéng-héng koh khah chhòng-chō chhut “bô Jít-pún” ê hiān-siōng.

特に漢人研究の分野では、台湾社会を中国社会の一部として見る傾向が強かつたといえましょう。例えば、主にアフリカで発展した親族理論が中国社会においても適用可能か否かという問題が論じられ、台湾もその文脈の中で分析されました。むしろ、共産化が進んだ大陸中国と比較して、伝統が維持されている台湾や香港のほうが中国社会の分析として適当であるし、また長期のフィールドワークが可能であるという点でも、台湾や香港が中国の代替として魅力的な研究対象となっていました。

Iû-kî sī tī Hán-jīn gián-kiù ê léng-ék hong-bīn, kā Tân-oân siā-hōe khòaⁿ chò sī Tiong-kok siā-hōe ê ch̄it pō-hūn ê kheng-hiòng ē-sái kóng chin kiōng-liát. Chhin-chhiūⁿ thàm-thó Tiong-kok siā-hōe kám ū sek-iōng chú-iàu tī Hui-chiu hoat-tián ê chin-chòk lí-lūn chit-hong-bīn ê gián-kiù lōe-iōng tang-tiong, Tân-oân mā hōng théh jīp-lâi hun-sek. Tân-oân, Hiong-káng tī thoân-thóng ê ûi-chhî hong-bīn chham kiōng-sán-hòa ê Tiong-kok sio pí-kàu sī ke khah bêng-hián. Só-i kā Tân-oân kap Hiong-káng khòaⁿ chò Tiong-kok siā-hōe lâi hun-sek sī sek-tòng--ê; koh chài kóng, tī Tân-oân iáh-sī Hiong-káng mā khah ē-tàng chiōng-sū tīg-kî ê tiān-iá tiau-cha. Chit 2 tiám mā tì-sú Tân-oân kap Hiong-káng chhú-tāi Tiong-kok, chhiāⁿ-chò hit-tong-sî khip-ín siong-koan hák-chiá gián-kiù ê tùi-siong.

また、象徴主義というもう一つの人類学の潮流の中で、台湾の宗教研究が、大陸ではできない中国研究として、目覚ましい発展を遂げました。当時は、政治状況の制約もあり、結果的に、フィールドにおいて、日本的なものを見聞きしても、日本の台湾に対する影響はなかったもの、あるいは日本の支配があつても、中国文化は影響を受けない堅強な文化を維持してきたとみなされてきたのです。

Tû-liú che í-gōa, tī lēng-gōa chít ê gián-kiù tiâu-liû, tō-sī siōng-teng chú-gī tang-tiong, Tân-oân ê chong-kàu gián-kiù hoat-tián chin chhiaⁿ-iāⁿ, che sī chít chióng tī Toing-kok chin pháiⁿ chin-hêng ê Toing-kok gián-kiù. Tong-sî, chít-hong-bīn mā sī siū tiōh chèng-tī ê hān-chè, i ê kiat-kó tō sī tī tiân-iá tiau-cha hong-bīn, tō sòng sī thiaⁿ kòe koan-hē Jīt-pún ê tāi-chì, it-poaⁿ mā sī jīn-ûi Jīt-pún ê thóng-tī tui Tân-oân pēng bō éng-hióng; hék-chiá jīn-ûi Tân-oân tō sòng sī hō Jīt-pún thóng-tī kòe, Tiong-kok bûn-hòa iû-goân bō siū tiōh éng-hióng, sīm-chì iáu chin ún-kò teh ûi-chhî.

私自身は、1980年代の中葉から、台湾でのフィールドワークを開始しましたが、基本的な状況は変わっておりませんでした。しかし、私がまず驚いたのが、想像以上に、いわゆる本省人と外省人の区別が明らかで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というのも、例えばバスにのれば、無言で座っている人でも、服装、身振りなどが醸し出す全体の雰囲気で、この人は本省人か外省人か区別ができたからです。

Góa ka-tī pún-sin tui 1980 nî tiong-kî khai-sí tī Tân-oân chò tiân-iá tiau-cha, hit tong-sî kui ê chêng-hêng ki-pún-siōng bō siáⁿ kái-piàn. M-koh, hō góa chhoah--chít-tiô ê sī, só-ûi ê “gōa-séng-lâng” kap “pún-séng-lâng” bêng-hián ê khu-hun sī chhiau-kòe góa ê sióng-siōng--ê. Chhin-chhiūⁿ chē kong-chhia ê sî-chūn, tō sòng sī tui-hong bō kóng-ōe, góa mā ê-tàng tui i ê chhêng-chhah, hêng-ûi téng kui-ê thián-hiān ê kám-kak lâi phòaⁿ-toàn chit ê lâng sī gōa-séng-lâng iáh-sī pún-séng-lâng.

また、街には、多くの日本語を話せる方々がおり、私は一見して日本人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るらしく、しばしば、親しげに声をかけ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が、彼らの考え方や立ち振る舞いには、日本の影響を見てと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し、またそうした世代の影響を受けて戦後に生まれた台湾人の中にも、日本の文化や習慣の影響を受けている部分が見

て取れる場合もありました。

Iáu koh ū, tī ke-á-lō ē-tàng tú tiōh chin che ē-hiáu kóng Jīt-pún-ōe ê Tân-oân-lâng. In chít bák-nih tō ē-sái jīn chhut góa sī Jīt-pún-lâng, koh tiāⁿ-tiāⁿ chin chhin-chhiat kap góa khai-káng. Tùi chia-ê lâng ê su-khó lō-chip kap kóng-ōe, hēng-ûi, khòaⁿ ē chhut-lâi siū tiōh Jīt-pún ê éng-hióng. Kâng chít ê sî-chūn, chiàn-āu chhut-sì ê sè-tāi siū tiōh téng chít iān ê éng-hióng, tùi in ê sin-khu téng mā khòaⁿ ē tiōh siū tiōh Jīt-pún bûn-hòa iáh-sī koàn-sì éng-hióng ê só-chāi.

とはいいうものの、当時は、日本語世代の方々との交流や彼らを通して受け継がれる「日本」的なものと、人類学の中で研究すべき文化とは、別物であるという意識が私を含め研究者の側にありました。伝統的中国社会の一つの型として台湾社会を見ようとする視線が、「日本」を無意識のうちに排除しました。このため、この時期であれば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た様々な興味深い資料、文化現象の多くを見落としてしまった可能性がぬぐえません。

Ōe sui-jiān án-ne kóng, hit-tong-sî pau-hâm góa chāi-lâi ê gián-kiù-chiá ū chit khoán ê i sek, tiōh-sī hia-ê chham Jīt-pún sî-tāi ê lâng ê kau-liû, iáh-sī hit kóa thàu-kòe in só kè-sêng lóh-lâi ê “Jīt-pún,” che kap jīn-lūi-hák lâi-té tát-tit gián-kiù ê bûn-hòa sī bō kâng-khoán--ê. Tng-tong lán kā chiau-tiám chīp-tiong tī kā Tân-oân khòaⁿ chò thoân-thóng Tiong-kok siā-hōe ê chít-chióng lūi-hêng lâi khòaⁿ Tân-oân siā-hōe ê sî, “Jīt-pún” chit ê iáu-sò tiōh tī bō-hêng tiong hōng pâi-tû chāi-góa ah. Tī chit khoán chêng-hêng chi-hā, chin chē chit ê sî-kî chiah ték-piât ū ê sim-sek, tát tit gián-kiù ê bûn-hòa hiān-siōng tō ē hōng phah ka-láuh--khì.

「日本」認識の研究

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傾向は、少々遅きに失した感はあるものの、1990年代に入って、政治の民主化によって徐々に変わっていったといえます。台湾は、中国研究の代替地なのではなく、台湾を独自の地域として研究する必要があると認識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きます。

Sui-bóng chit khoán ê hiān-siōng hō lâng kám-kak siuⁿ kòe-thâu bān ah, ka-chài,

1990 (it-kiú kiú-khòng) nî-tāi í-āu, kin-tòe Tân-oân chèng-tī bîn-chú-hòa khai-sí tâuh-tâuh-á teh kái-piàn. Tâk-ke jīn-bat tiōh, kā Tân-oân tòng-chò Tiong-kok gián-kiù ê thè-ōaⁿ-mîh sī bô sek-tong--ê, tian-tò ū pit-iàu kā Tân-oân khòaⁿ chò tōk-lîp ê khu-ék lâi gián-kiù.

人類学の文脈では、サイードの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やクリフォードの Writing Culture shockなどの影響で、人類学が生み出してきた民族誌が、実は、植民地支配の中で、支配者の被支配者像を投影していたにすぎ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批判にさらされました。そうした中で、被支配者を単なる支配に従属する受動者として診る見方から、様々な抵抗主体として読み直すが作業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Siū tiōh Edward W. Said ê “Tong-hong-chú-gī,” Clifford Geartz ê “Writing Culture shock” ê éng-hióng, Jîn-lûi-hák lí-lûn měh-lôh ê bîn-chòk-chì khai-sí siū-tiōh phoe-phòaⁿ. Phoe-phòaⁿ-chiá jīn-ûi Jîn-lûi-hák lâi-té ê bîn-chòk-chì kan-taⁿ sī sít-bîn-tē thóng-tī hā, chi-phoe-chiá tûi pī-chi-phoe-chiá ê tâu-iáⁿ niā-niā. Tī chit khoán ê chêng-hêng hā, lûn-sút koan-tiám kā pī-chi-phoe-chiá tûi goân-pún tan-sûn hông chi-phoe ê pī-tōng-chiá, khai-sí kái-thòk chò kok-chióng ê té-khòng chú-thé.

台湾研究においては、こうした見直しは、植民地帝国としての日本の支配の特殊性と普遍性の検討や、被支配者が日本文化の同化主義的な押し付けにどのように対応していったのか、といったことを中心に検討さ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Chit khoán ê kái-piàn tî-sú Tân-oân gián-kiù ê lûn-sút tiong-sim piän-chò í sít-bîn-tē ê tè-kok Jît-pún chi-phoe ê tèk-sû-sèng kap phò-phiän ê kiám-thó; pī chi-phoe-chiá bîn-tùi Jît-pún bûn-hòa ê tōng-hòa chú-gī ê ap-pekk ê sî-chûn, sī án-chóaⁿ èng-tùi téng kak-tō chò tiong-sim.

人類学における研究は、その多くが、日本統治時代に教育を受けた世代の人々や、その世代に養育された第2世代の台湾の人々へのインタビュー調査、特にライフヒストリーについての調査や、日本を通して得た知識がどのように生計の維持や社会の中での個々人の社会的上昇等に関係しているのか、さらに日本の残した歴史的遺産がどのように活用されているのか、といった実地調査をメインにして展開してきたといえ、その成果も続々と出されています^{iv}。

Jîn-lūi-hák hong-bīn ê gián-kiù, tōa-to-sò sī tùi Jít-pún thóng-tī sī-tāi kàu-iók ê sè-tāi kap i ê tē 2 tāi Tân-oân-lâng ê hóng-mñg tiau-cha. Tiát-piát sī koan-hē chia-ê sè-tāi seng-oáh-sú ê tiau-cha; koh ū, in thàu-kòe Jít-pún só tit-tiōh ê tì-sek kap in pún-sin ūi-chhí seng-oáh hék-chiá kò-jîn siā-hōe tē-ūi thê-seng téng hong-bīn ū siáⁿ-mih khoán ê koan-hē; sim-chì pau-hâm Jít-pún lâu--lóh-lâi ê lék-sú-sèng ūi-sán sī án-chóáⁿ oáh-iōng téng. Jîn-lūi-hák hong-bīn ê gián-kiù ē-tàng kóng sī í thâu-chêng só kóng ê tiân-iá tiau-cha ūi-chú lâi chin-hêng, jí-chhiáⁿ mā ū it-têng ê gián-kiù sêng-kó liók-siök hoat-piáu.

直接経験の時代から歴史化の時代へ

しかし、人類学におけるこうした研究方法は、現在大きな曲がり角に来ているといえましょう。その最大の原因是、日本時代経験者が急激に減ってきてることにあります。これは、自然の摂理ですから仕方がないことですが、現在私たちが行っている研究はある面では、時間との勝負であり、一刻の猶予も残されてはおりません。

M-koh, góa kám-kak tú-chiah só kóng jîn-lūi-hák ê gián-kiú hong-hoat kàu taⁿ í-keng lâi kàu chít ê tíg-oan séh-kak ê só-chai ah. Siōng-tōa ê goan-in sī, tī Tân-oân siā-hōe lâi-té, ū Jít-pún thóng-tī sī-tāi ê keng-giām ê lâng í-keng lú lâi lú chió. Che si bô-hoat-tō ê tāi-chì. Só-í, lán chit hong-bīn ê gián-kiù ē-sái kóng sī teh hâm sī-kan cháu sio-jiok.

一方で、私たちは、新しい「日本」不在（正確には「日本経験者」不在）の台湾で、今後「日本」が台湾の文化の構築にどのように関わっていくのか行かないのかという、興味深い問題を検討する時期に来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これまででは、「日本」について語

^{iv} 例えば、植野弘子・三尾裕子編 2011『台湾における〈植民地〉経験 日本認識の生成・変容・断絶』東京：風響社、五十嵐真子・三尾裕子編 2006『戦後台湾における〈日本〉 植民地経験の連続・変貌・利用』東京：風響社、2006『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71（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における特集「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認識」、2004『台湾文献』55における特集「在台湾發現日本」などを参照。

るとき、あるいは、「日本」に由来する文化が台湾に入つてくる際には、日本教育世代の人々が参照点となつてきました。彼らは、戦後生まれ世代の台湾人の「日本」認識を肯定したり、あるいは認識に誤りがあると思われる場合にそれを修正したりする役割を担つてきたのです。

Lēng-gōa, lán gián-kiù-chiá kim-āu tī chit khoán sin ê “bô Jít-pún” (cheng-bít lái kóng, “bô Jít-pún keng-giām”) ê Tân-oân, bīn-tùi tiōh Tân-oân bûn-hòa ê kiàn-kò, sī beh chham-ú iāh-sī mī? Góa kám-kak kiám-thó chit-ê sim-sek ê būn-tê ê sî-kan-tiám í-keng kàu ah. Khah chá, piān nā thó-lūn tiōh “Jít-pún” iāh-sī bûn-hòa ùi Jít-pún thoân jīp Tân-oân ê sî, lóng ē iōng Jít-pún kàu-iók sè-tāi chò chham-chiàu-tiám. Chit sè-tāi ê lâng khún-tēng chiàn-āu chhut-sì sè-tāi tui “Jít-pún” ê jīn-bat, hék-chiá tui Jít-pún jīn-bat ū tēng-tâⁿ ê sî, Jít-pún kàu-iók sè-tāi lóng sī pān-ján siu-chèng ê kak-sek.

もちろん、それらはいつも正しい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し、正しかつたとしても、戦後世代が彼らの見解や行動を全面的に受け入れてきたわけでもありません。「多桑」という映画にも表れているように、日本教育を受けてきた世代はともすると、戦後世代の子供たちからは、なにかにつけて日本時代がよかつたと過度に賛美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うつとおしいと思われたこと也有つたでしょう。

Tong-jiān, Jít-pún kàu-iók sè-tāi tui Jít-pún ê jīn-bat bô it-tēng chèng-khak. Tō sìng chèng-khak, chiàn-āu chhut-sì ê sè-tāi mā bô it-tēng oân-choân chiap-siū Jít-pún kàu-iók sè-tāi ê kiàn-kái iāh hêng-tōng. Chhiūⁿ kóng, 多桑(tò-sàng) chit chhut tiān-iáⁿ só piáu-tát--ê, chiàn-āu sè-tāi ê gín-á khó-lêng ū-sî ê kám-kak Jít-pún kàu-iók sè-tāi kòe-thâu o-ló Jít-pún sî-tāi. Góa siūⁿ che mā ē hō chiàn-āu sè-tāi kám-kak ià-siān.

また、最近の日本のドラマやアニメなどのサブカルチャーは、日本教育世代にとつても、戦後生まれ世代と同様、経験したことない新しい文化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彼らは、「日本」を体験した世代として、現在の文化の祖型を知る者たちとして、「日本」を語る特権的地位をある程度保持し続けてきたといえます。

Lēng-gōa, chit kúi nî lâi, Jít-pún ê liân-siōk-kiók iāh-sī ani-báng-gah (animation) hit kóa chhù bûn-hòa, tui Jít-pún kàu-iók sè-tāi lâi kóng, sui-bóng kap chiàn-āu sè-tāi kâng-khoán sī mī-bat thé-giām kòe ê sin bûn-hòa, mī-koh in-ūi bat keng-lék kòe Jít-pún

koh chai-iáⁿ Jít-pún bûn-hòa ê goân-hêng, só-í Jít-pún kàu-iók sè-tāi tī bó chióng thêng-tō iáu ū kái-soeh Jít-pún ê ték-piát tē-ūi.

しかし、そうした世代は、もはや舞台から退場しつつあります。これから台湾は、日本生まれの帰国者以外には、「日本」を生まれた時から経験する人はいなくなる時代です。即ち、「日本」が歴史化される時代です。そういう意味を持つ存在であり続けるのでしょうか？

M-koh, chit kóá Jít-pún kàu-iók sè-tāi chiong-kî-bóe ē thè-chhut bú-tâi. Kim-āu ê Tâi-oân, tû-liáu hit kóá goân-té tī Jít-pún chhut-sì koh tñg-lâi Tâi-oân ê kui-kok-chiá chi-gōa, ū Jít-pún keng-giām ê lâng ē lú lâi lú chió. Iáh-tō-sī, “Jít-pún” liâm-mi ē chiâⁿ-chò lèk-sú. Chit khoán ê sin Tâi-oân, sī-mī-sī “Jít-pún” tûi bī-lâi ê Tâi-oân iáu ū ték-piát ê i-gī leh?

この点については、研究者の中にも様々な意見があります。戦後生まれ世代にとつては、新たな技術や知識は、日本からではなく、アメリカから受容するほうが自然な流れになっています。また、今世紀に入ってからの台湾では、中国との経済的な結びつきが強まってきていることから、台湾社会でのプレゼンスは、現在では日本よりもアメリカや中国のほうが重要であるといえます。

Chiū chit tiám lâi kóng, gián-kiù-chiá mā ū bô-kâng ê khòaⁿ-hoat. Tùi chiàn-āu chhut-sì ê sè-tāi lâi kóng, sin ki-sút iáh-sī sin tî-sek ê thoân-siū, í-keng mī-sī ùi Jít-pún lâi, tian-tò sī lâi-chū Bí-kok. Che í-keng piàn chin phó-phiàn ê chhu-sè ah. Lēng-gōa, chit sè-kí khai-sí, Tâi-oân kap Tiong-kok tī keng-chè siōng ê liân-kiat sī lú lâi lú bā. È-sái kóng, tī tong-kim Tâi-oân siā-hōe lìn chûn-châi-kám ê tiōng-iáu thêng-tō, Bí-kok kap Tiong-kok lóng í-keng chhiau-oát Jít-pún ah.

従って、かつては忘れぬ他者であった「日本」は、もはや様々な外国の中の一つでしかない、とも言えます。そのような状況の中で、上水流久彦氏が的確に指摘しているように、いまだに「日本」が台湾社会、台湾文化の構築にとって大きな要素であるとして、「日本」的なものを探し回ることは、むしろ新たな「植民地主義」であるとも

言えると考えられます^v。とはいって、私自身は、「日本」がもはや、諸外国と比較して特段の意味を持たない対象になった、と考えることは、まだ早いのではないかと感じています。その根拠を最後に、簡単に述べて、本講演を締めくくりたいと思います。

Só-í, kòe-khì tī Tân-oân chin pháiⁿ hōng pàng-bē-kì ê thaⁿ-chiá “Jít-pún,” tī chit-má ē-sái kóng sī piànn-chò sè-kài hiah chē kok-ka lāi-té ê chít ê kok-ka niâ. Tī chit khoán chêng-hêng chi-hā, tō chhin-chhiūⁿ 上水流久彦氏 lāi-kiàm-kiàm kí-chhut--ê án-ne: tī Tân-oân siā-hōe, Tân-oân bûn-hòa ê hong-bīn, nā koh kā “Jít-pún” tòng-chò chít-ê chin tōa ê iàu-sò, tī Tân-oân siā-hōe sì-kè cháu-chhōe “Jít-pún,” chit khoán ê tōng-chok tian-tò sī chít khoán sin ê “sít-bîn-tē chú-gī.” Sui-bóng sī án-ne, mī-koh, góa ka-tī jīn-ûi, nā kóng “Jít-pún” tūi Tân-oân í-keng sī bō tek-piát i-gī ê tūi-siōng ah, án-ne ê siūⁿ-hoat ká-ná mā iáu siuⁿ chá. Góa án-ne jīn-ûi sī ū kun-kù--ê. Chiap-sòa, góa ê tī ē-bīn chò kan-tan soat-bêng thang chò góa chit pái ián-káng ê sòa-bóe.

祀られる日本人

私は、現在、慈済大学の林美容先生とともに、外来者が台湾で祀られている事例を探して、研究を行っています。その目的は、台湾の人々がたび重なる外から入ってくる政権のもとでの生活経験を、どのように自らの歴史として引き受けているのかを、宗教実践という対象から考えてみたいと思っているからです。面白いことに、そこで収集される事例の多くは日本人に由来する神格や靈魂です。清朝以前については、鄭成功が有名ですが、清朝期の人物については、施琅や曹謹（曹公）などごく少数の人間が祀られているにすぎません。

Góa bōk-chiân kap Chû-chè Tân-hák ê Lím Bí-iōng lāu-su chò-hóe teh cháu-chhōe, gián-kiù hit kóa gōa-lâi-chiá tī Tân-oân hōng chè-pài ê àn-lē. Bōk-tek sī án-ne: Tân-oân bat kúi-ā-pái hō gōa-lâi chèng-koân thóng-tī. Tī chit-khoán chêng-hêng, Tân-oân-lâng sī án-chóáⁿ kā chit khoán ê seng-oáh keng-giām khòáⁿ chò ka-tī ê lèk-sú lâi kā sêng-siū? Lán beh ùi chong-kàu sít-chiân ê kak-tō lâi su-khó chit-ê bûn-tê. Chin chhù-bī ê tāi-chì sī, tī gún siu-chíp tiòh ê àn-lē tong-tiong, ū bē-chio sī lâi-chū Jít-pún ê sîn-keh kap hûn-phek. Nā Chheng-kok í-chêng, tō Tēⁿ Sêng-kong (鄭成功) siōng ū-miâ. Chheng-kok sî-tāi tō Si

^v 例えば、上水流久彦 2011 「台北市古蹟指定にみる日本、中華、中国のせめぎ合い」植野弘子・三尾裕子編 2011 『台湾における〈植民地〉経験 日本認識の生成・変容・断絶』東京：風響社所収。

Lōng (施琅) kap Chō Kín (Chō Kong 曹公) téng hit kóá lâng hōng chè-pài.

他方、日本統治は、50年と短いものでしたが、それでも日本人については、有名なところとしては、森川巡査が神格化された義愛公、杉浦茂峰と伝えられている皇軍飛行士の飛虎將軍ほか、様々な実在あるいは空想上と思われる日本人が各地で祀られています。中には靈験がますますあらたかになり、廟が大きく壯麗になってきているケースも見られます。しかし、ここで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は、日本人が各所で祀られているという事実を台湾人が日本統治を良いものとして回顧していると単純に解釈すべき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以下では、1つだけ実例を紹介します。

Tī Jít-pún thóng-tī Tân-oân tong-tiong, sui-bóng kan-taⁿ 50 (gō-cháp) tang, mā sī ū bē-chiō chin-sít--ê iáh-sī hoàn-sióng--ê Jít-pún-lâng tī ták só-chāi hōng chè-pài. Chhiūn kóng, 森川 sūn-cha hōng sīn-keh-hòa chò Gī-ài-kong (義愛公); Jít-pún khong-kun hui-hēng-oân 杉浦茂峰 hōng hong-chò Hui-hó chiong-kun (飛虎將軍). Hit tong-tiong, mā ū in-ūi chin lēng-siàⁿ, só-í biō lú khí lú tōa keng--ê. Chit khoán hiān-sióng beh án-chóaⁿ lâi kái-soeh leh? Lán ài chù-ì, Jít-pún-lâng tī Tân-oân kok-tē hōng chè-pài chit khoán sū-sít, bō eng-kai chin tan-sûn kā kái-soeh sī Tân-oân-lâng kā Jít-pún thóng-tī tòng-chò sī hó tāi-chì lâi hōe-sióng. Sòa--lâi, góá tō lâi kóng chít ê sít-chè àn-lé.

屏東県枋寮に東龍宮という廟があり、「田中將軍」と呼ばれている本名田中綱常という人が祀られています。田中綱常は、1842年生まれで、明治維新後、軍人、政治家として活躍しました。台湾との関連では、牡丹社事件を巡って、1874年に明治政府が台湾に出兵した際、随行して参加しています。その後、澎湖列島行政長官、台北県知事などをつとめました。また、田中はのちに、日本の和歌山県沖でトルコのエルトゥールル号が遭難した後、軍艦比叡の艦長として生存者をトルコへ送還し、オスマン帝国皇帝から勲章を授与されています。

Pín-tong-koān Pang-liáu-hiong ū chít chō Tang-liōng-kiong (東龍宮), lāi-té ū chè-pài chít ūi “Tiān-tiong chiong-kun” (田中將軍), i sī pún-miâ hō-chò “田中綱常” ê Jít-pún-lâng 田中綱常 tī 1842 (it-pat-sù-gī) nî chhut-sì, sī Bêng-tī i-sin í-āu ê kun-jīn kap chèng-tī-ka. I hām Tân-oân ê koan-hē sī án-ne: 1874 (it-pat-chhit-sù) nî Bêng-tī chèng-hú in-ūi Bó-tan-siā sū-kiāⁿ tui Tân-oân chhut-peng, 田中 mā tòe leh lâi Tân-oân. Liáu-āu, i tam-jīm Phêⁿ-ô

liát-tó héng-chèng tiúⁿ-koānⁿ, Tân-pak-koān ti-sū, téng. Koh ū, ū chít pái, tī Jít-pún ê 和歌山線 hái-hék ū chít chiah Turkey-chék ê chün-chiah tú tiōh hong-éng tím-chün. Hit chun 田中 tú-hó tam-jīm Jít-pún ê Pí-sūi kun-lām (比叡軍艦) ê chün-tiúⁿ. I tō kā tī chün-lān lāi-té koh-oáh--ê sàng tíg-khì Turkey. In-ūi án-ne, Osmanlı Tè-kok (オスマン帝国) hōng-tè koh pan chít ê hun-chiong hō 田中.

このような経歴を持つ田中が、台湾で祀られているという事実を見ると、私たちはえてして、台湾人は親日的で、田中が現地で尊敬されていたがために、死後神格化されたのであろうと想像しがちです。実際、日本の小説では、台湾での健全な政事によって、田中が神になったのであろう、と書かれております^{vi}。また、インターネットなどでも取り上げられ、台湾人が日本人を大切に思っている証拠として、日本が誇るべき現象であるという論調もみられます。

Ū chit khoán keng-lék ê 田中 tī Tân-oân hōng chè-pài, chit khoán ê sū-sít gâu hōng siūⁿ chò in-ūi Tân-oân-lâng sī chhin Jít--ê, só-i 田中 chiah ê siū tong-tē-lâng ê chun-kèng, sī liáu chiah hōng sín-keh-hòa. M-koh, kî-sít tī Jít-pún ê sió-soat lāi-té sī siá kóng 田中 tī Tân-oân in-ūi chhui-hêng hó ê chèng-chhek chiah chiâⁿ chò sín. Lēng-gōa, tī bāng-lō téng-thâu mā ē-tàng khòaⁿ tiōh chít-kóa lūn-soat kóng che sī Tân-oân-lâng tiōng-sī Jít-pún-lâng ê chèng-kù, Jít-pún tát tit kiau-gō, chit khoán ê kóng-hoat.

もちろん、台湾の人々が日本や日本支配、日本人に嫌悪感だけを持っていたならば、こうした廟が建てられることはなかつたでしょう。しかし、日本人が慕われていたがために（即ち、日本による支配を肯定していたがために）廟が建てられた、とまとめてしまうことには慎重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でしょう。

Tong-jiān, Tân-oân jīn-bīn nā tūi “Jít-pún,” “Jít-pún thóng-tī,” iāh-sī “Jít-pún-lâng” ū bái ê ok-kám, eng-kai bō-khó-lêng khí chit khoán biō. M-koh, nā chún kā chit khoán hiān-siōng kóng sī in-ūi Jít-pún-lâng siū tiōh Tân-oân-lâng ê ài-bō (iāh-tō-sī in-ūi khún-tēng Jít-pún ê thóng-tī), chiah ê khí biō chè-pài. Góa kám-kak chit khoán ê kóng-hoat ài chin sè-jī.

私が東龍宮の宮主にインタビュー調査を行った限りでは、田中が神になったのは、

^{vi} 秋月達郎 2014 『海の翼 エルトゥールル号の奇蹟』 PHP 文芸文庫 289 頁。

突然のことであり、宮主自身が田中のことを事前に知っていたわけでもないし、また台湾の人々が田中の徳をしのんで廟を建立することを願ったわけでもありません。宮主は、戦後生まれで、日本語を以前に勉強したこともなく、ある日突然夢枕に現れた田中綱常と名乗る人物について、事後的に調査をしてみたら、牡丹社事件やその後の台湾統治に関係のあった人物であったことが判明した、と述べています。

Chiū góa hóng-māng Tang-liōng-kiong ê kiong-chú ê lāi-iōng lāi khòaⁿ, 田中 hóng tòng-chò sīn lāi pài sī chin í-gōa ê tāi-chì. Kiong-chú pún-sin sū-sian kun-pún mā-chai 田中 ê tāi-chì; mā mā-sī in-ūi Tân-oân bīn-chiòng kám-un 田中 ê tek-hēng chiah ng-bāng khí biō kā chè-pài. Kiong-chú kóng: i ka-tī sī chiàn-āu chiah chhut-sī ê, mā-bat óh kòe Jit-gí. Ú chít kang, i bāng kīⁿ ū chít ê chū-chheng 田中綱常 ê làng. I sū-āu khì tiau-cha chiah chai 田中 sī chít-ê chham Bó-tan-siā sū-kiāⁿ kap Jit-pún thóng-tī Tân-oân iú-koan ê jīn-büt.

当初宮主は、田中の依代（附身）になることを拒み続けたものの、最後は承諾したそうです。彼女にとっては、降臨してきた靈魂が日本人であったことがあまりに意外だったので、実在する人物かどうかを調べた結果、実在の軍人、政治家であったことがわかつたこと、またシャーマンに選ばれることは拒否が難しいものであるという台湾の民間信仰観念に従わざるを得なかつた、というのが実情であろうと思います。もちろん、調査の結果、田中の来歴が、神として崇めるに値するような経歴の持ち主であったことも、彼女の決断を後押ししたでしょう。

Kiong-chú siōng-thâu-á it-tīt té-khòng bō beh chò 田中 ê ki-sin, lō-bóe chiah tap-èng. Tùi kiong-chú lāi kóng, in-ūi i chin tiōh-kiaⁿ kóng ná-ē lāi hù-sin ê sī Jit-pún-lāng. Só-i i tō sì-kè tiau-cha khòaⁿ kám chin-chiàⁿ ū 田中 chit ê làng. Kiat-kiók hoat-hiān chin-chiàⁿ ū chit hō jīn-büt, koh sī Jit-pún sī-tāi ê kun-jīn kap chèng-tī-ka. In-ūi Tân-oân bīn-kan sìn-gióng ê koan-liām hō i chin pháiⁿ kū-choát hōng soán chò tang-ki. Góa jīn-ūi che chiah sī sít-chè ê chēng-hēng. Tong-jiān, kiong-chú tī tiau-cha kòe-tēng liáu-kái 田中 ê lāi-lék liáu mā kám-kak ū tát tit kā chè-pài, che hoān-sè mā ka-kiōng i khí biō ê koat-sim.

以上のことを総合して判断すれば、日本時代を体験してきた日本語世代を参照点とすることがなくなった新しい世代が、支配されたことによって生み出された歴史を、現

代の台湾の文化的脈絡の中で再配置し、新たな意味付けを与えたと考えるべきでしょう。そこに、日本人の支配への肯定やなつかしさを読み込むのは、日本人による新たな植民地主義になりかねないことに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Chong-háp téng-bīn lâi khòaⁿ, góa jīn-ûi Tân-oân sin sè-tāi ê bīn-chiòng bō koh í keng-lék kòe Jít-pún sî-tāi ê Jít-gí sè-tāi ûi chham-chiàu-tiám. Góa kám-kak ài khó-lū ê sī, sin sè-tāi ê bīn-chiòng hō “Jít-pún thóng-tī só sán-seng ê lék-sú” tī tong-tāi Tân-oân būn-hòa mēh-lōh lāi-té chít khoán tēng-sin koh hun-phòe kap chít khoán sin i-hâm. Ti chia, lán ài sè-jī ê sī: o-ló, khún-tēng Jít-pún thóng-tī iáh-sī hoái-liām Jít-pún sî-tāi, che ū khó-lēng piàn-sēng chít khoán lâi chū Jít-pún-lâng ê sin sít-bīn-tē chū-gī.

終わりに

以上、私のスピーチでは、日本による台湾研究をかいづまんでご説明しながら、現代の台湾において「日本」がどのように位置づけられているのか、またそのような位置づけを見る日本人自身の視線のあやうさについて、お話ししてきました。台湾人の日本観も、世代が進むにつれて変化してきています。日本語世代の舞台からの退場につれ、「日本」は記録や記憶の中に残る歴史になっていくと同時に、日々繰り広げられる日本との接触によってあらたな「日本」像も生まれています。これから日本、台湾にとっては、新たな日本認識の登場を、良い意味でも悪い意味でも両国の人々を拘束してきた日本植民地という経験をより相対化しながら考察し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でしょう^{vii}。(了)

Góa tú-chiah ê ián-káng, chít-hong-bīn tiōng-tiám soat-bêng chá-chêng Jít-pún só chò ê Tân-oân gián-kiù, mā soat-bêng “Jít-pún” tī tong-tāi Tân-oân sī án-chóaⁿ hōng tēng-ûi, koh mā thê-khí Jít-pún-lâng pún-sin ê jīn-ti ê gûi-hiám-sèng. Tân-oân-lâng ê Jít-pún-koan mā tòe tiōh sè-tāi ê kái-piàn lâi kái-piàn. Tòe tiōh Jít-gí sè-tāi ûi bú-tâi thê-tiûⁿ, “Jít-pún” tâuh-tâuh-á chiâⁿ-chò chân-liû tī kì-liók iáh-sī kì-tí tong-tiong ê lék-sú. Siâng-sī, in-ûi put-toân khai-tián ê Jít-pún chiap-chhiok, mā hō Tân-oân sán-seng sin ê “Jít-pún” hêng-siōng. Tùi tiōh kim-āu ê Jít-pún kap Tân-oân lâi kóng, bō-lūn hó--ê iáh-sī

^{vii} 本研究は、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C）「台湾漢人の民間信仰から見る「記憶」と歴史の「馴致」に関する宗教人類学的研究」（2014年度～2017年度）及びJFE21世紀記念財団アジア歴史研究助成「膨張する中国による東アジア新秩序下の中台関係に関する人類学的研究」（2015年～2016年）による研究成果です。また、本研究は、林美容教授（慈済大学）と共同で研究を推進しています。

bái--ê ɿ-hâm, góa kám-kak ū pit-iàu kā sok-pák nñg kok jîn-bîn ê Jît-pún süt-bîn thóng-tî keng-giām hō i koh khah siong-tùi-hòa lâi koan-chhat sin ê “Jît-pún jîn-bat” ê chiūⁿ-tiûⁿ.

A Study of Taiwanese Loanwords in Sixteen Indigenous Languages in Taiwan

Yedda Palemeq

Indigenous Languag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ILRDC,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

Tiah-iàu | 摘要 |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of loanwords in indigenous languages in Taiwan commonly attribute Japanese to the largest source of borrowing, which amounts to as high as 90% in some collections. According to our most recent study of loanwords in sixteen officially recognized indigenous languages including Amis, Paiwan, Atayal, Bunun, Truku, Puyuma, Rukai, Seediq, Tsou, Saisyat, Tao, Kavalan, Sakizaya, Thao, and the just recognized H'la-alua and Kanakanavu, we found that although Japanese still remains the major source for indigenous borrowing, its leading status has nevertheless been challenged by a rising number of loanwords from Taiwanese, Mandarin and even other indigenous language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Taiwanese loanwords collected from our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tensive fieldwork from mid-June until late November of 2014, looks at direct Taiwanese imports to indigenous languages at two levels: words themselves and their use by indigenous peoples. In terms of word, this paper finds that most loanwords are in simple form, nouns, objects of daily life, often interchangeable with Japanese loanwords and sometimes with indigenous equivalents. In terms of us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erent level of employing Taiwanese loanwords by different indigenous peoples but a shared ambivalent attitude towards employing them as a result of the push (perhaps quite unwittingly) by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Lastly, this paper makes a simple comparison between Japanese and Taiwanese loanwords to shed light upon the natural course of language change, and encourages further studies of the sound change or the history of each loanword in the future as these two subjects are desirable, but unfortunately remai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is paper.

Keywords: loanword, indigenous languages in Taiwan, ambivalence,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gōa-kok lâng-miâ tê-miâ tài-gí thák-im thàm-thó
 外國人名 kah 地名 台語 讀音 ê 探討
 choân-bîn tài-gí sèng-keng chò khí
 —Tùi 《全民台語聖經》做起

Lîm Chùn-iok 林俊育

全民台語聖經協會

tâh-ōe-thâu
 踏話頭

chú kó í-lái, gōa-kok lâng-miâ kah tê-miâ tài-gí thák-im chiau hōa-gí êk-miâ thák chò
 自古以來，外國人名 kah 地名 ê 台語 讀音 lóng 照 華語 ê 譯名 讀做
 tài-gí hàn-jî im hàn-jî thák-im siú goân tiâu chheng tiâu goa-lái chèng-koân ù-jíam í-keng
 台語 漢字 音。M-koh 漢字 讀音 受 元 朝 kah 清 朝 外來 政權 ê 汚染，已經
 châu-cheng chin giâm-tiông lán tâi-oân li pak-kiaⁿ hñg tài-gí sî pó-liú hàn-jî goân-im
 走精 kah 真 嚴重；咱 台灣 離 北京 khah 遠，台語 iáu 是 保留 漢字 ê 原音。
 gōa-kok lâng-miâ tê-miâ hōa-gí hoan-ek sui-jian ū chiaap-kín goân-bûn thák-im iöng-jî
 外國人名 kah 地名 ê 華語 翻譯 雖然有 khah 接近 原文 讀音，m-koh 用字
 chin bô it-ti ka-siöng tài-gí hàn-jî ū bûn-im gi-im bô käng ū té-hng khuiⁿ-kháu chha-piat
 真無一致，加上台語漢字有文音 kah 語音 ê 無全，koh 有地方 腔口 ê 差別
 thák khí lái goân-bûn hoat-im chiü ê chhe tōa-pé choân-bîn tài-gí sèng-keng tui-kiû ū
 ，讀起來 kah 原文 ê 發音 就會 差 大把。《全民台語聖經》追求有
 chû-thé-sêng tài-gí-bûn bô siú hōa-gí hàn-jî sok-pák chin-liöng lâng-miâ tê-miâ piao
 主體性 ê 台語 文，無 beh koh 受 華語 漢字 ê 束縛，盡量 kâ 人名 kah 地名 標
 chhut chiaap-kín goân-bûn thák-im bang chiaaⁿ-chò tài-gí-bûn kài chhul-lí gōa-lái-gí chham-khó
 出接近年文 ê 讀音。Ng 望 ê-tàng 成做台語文界處理外來語 ê 參考
 tai-ke kiöng-töng lái tiöng-sin su-khó tài-gí-bûn gōa-lái-gí thák-im tài-gí-bûn kóaⁿ-kín lái
 大家 共同 來 重新 思考 台語文 ê 外來語 讀音，hō 台語文 ê-tàng 趕緊 來
 chhut-thâu-thiⁿ
 出頭天！

hōa-gí sèng-keng kán-sú
 華語聖經 ê 簡史

1, 深文理委辦譯本：《南京條約》hō 基督教 tī 中國 通商 地區 ê
 soan-kâu háp-hoat hòa ní goeh iú eng-kok lûn-tun-hôe bí-kok kong-li-hoe bí-kok chím-lé-hoe
 宣教 合法化。1843年8月，由英國倫敦會、美國公理會、美國浸禮會、
 málé-sún kau-iok-hoe tài-piáu cho-sêng úi-pân ek-pún úi-oân-hoe khai-sí tiöng-sin éng bûn-giän-bûn
 馬禮遜教育會 ê 代表組成「委辦譯本委員會」，開始重新用文言文
 chhim bûn-lí hoan-ek sèng-keng ní chhut-pán sin-iok ní oân-sêng kû-iok liáu-âu
 (深文理) 翻譯聖經。1852年出版新約，1853年完成舊約了後，kah
 sin-iok háp-pèng chhut-pán sú chheng tài-piáu ek-pún iah chheng úi-pân ek-pún
 新約合併出版，史稱「代表譯本」，亦稱「委辦譯本」。

2, 文理和合本：文理和合本 ê 新約 tī 1906年出版，新舊約全書 tī
 1919年出版。修訂新約了後 ê 新舊約全書 tī 1923年出版，一直到1934年
 chhut-pán chhœ-âu chit pán
 出版最後一版。

3, 和合本：1890年 tī 上海舉行傳教士大會，會中各差會選派
 tài-piáu sêng-lip saⁿ-ê úi-oân-hoe kok-chü hû-chek hoan-ek koaⁿ-oe péh-oe bûn chhián bûn-lí chhim
 代表成立三個委員會，各自負責翻譯官話(白話文)、淺文理 kah 深
 bûn-lí bûn-giän-bûn ek-pún ní chhián bûn-lí hô-háp ek-pún chhut-pán sin-iok
 文理(文言文)譯本。1904年，《淺文理和合譯本》出版《新約》；1906年，
 chhim bûn-lí hô-háp ek-pún iah chhut-pán sin-iok ní oân-sêng sin-iok koaⁿ-oe hoan-ek
 《深文理和合譯本》亦出版《新約》。1907年，大會計畫 kan-taⁿ 譯一部文理
 ek-pún ní chhut-pán bûn-lí hô-háp ek-pún ní oân-sêng sin-iok koaⁿ-oe hoan-ek
 譯本，tī 1919年出版《文理和合譯本》。1906年，完成《新約》官話 ê 翻譯，
 ní oân-sêng kû-iok hoan-ek ní chhut-pán sin-kû-iok choân-su
 1919年，完成《舊約》ê 翻譯。Tī 1919年正式出版新舊約全書 ê 時，
 chheh-miâ kiô-chò koaⁿ-oe hô-háp ek-pún chiu-si hiän-kim tōa-to-sò hōa-gí kâu-hoe
 冊名叫做《官話和合譯本》，就是現今大多數華語教會 teh 使用 ê
 hô-háp-pún sèng-keng hô-háp-pún sî éng ní chhut-pán eng-kok siu-teng pún
 和合本《聖經》。和合本是用1885年出版 ê《英國修訂本》(English
 Revised Version) 做翻譯藍本，參考《詹姆士主欽定本》(King James
 Version)，並 m 是直接 tui 希伯來文(舊約)或希臘文(新約) ê 原文

hoan-ék
翻譯。

4, 現代中文譯本：聖經公會 tī 1979 年出版《現代中文譯本聖經》，koh tī 1997 年參考教友意見，出版《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Chit-ê 版本設定主要對象是 tú 開始接觸《聖經》ê 讀者。本譯本 ê 翻譯工作 tūi 1971 年開始，由許牧世教授、駱維仁博士、周聯華博士、王成章博士 kah 焦明女士等人所翻譯。
 sin piau-tiám hô-háp-pún nî liân-háp seng-keng kong-hōe chhut-pán sin piau-tiám
 5, 新標點和合本：1988 年，聯合聖經公會出版《新標點 hô-háp-pún pán só chò siu-tèng chû-iáu pau-koat sú-iöng tong-si thong-iöng piau-tiám 和合本》。Chit 版所做 ê 修訂主要包括：使用當時通用 ê 標點 hû-hô chhiâu si-thé pâi-in goân-bûn si keng-bûn chhiâu hiân-tai êng-hoat khu-piat sú-iöng tê-saⁿ 符號，照詩體排印原文詩 ê 經文，照現代用法區別使用第三 jin-chheng tai-bêng-sû êng hiân-kim thong-iöng jî chhû-tai chit kó-jî siöng 人稱代名詞，koh 用現今通用 ê 字取代一 koá 古字，像 kâ 「喫」、 kái-chò ū siu-kái pô-hûn lâng-miâ êk-hoat ū tê-miâ chhái-iöng 「纔」、「穀」改做「吃」、「才」、「夠」，mâ 有修改部分人名 ê 譯法，有 ê 地名採用 hiân-tai êk-miâ 現代譯名。

peh-oe-jí seng-keng kán-sú 白話字 聖經 ê 簡史

1, 白話字聖經：這是台灣台語教會到 taⁿ 一直 teh 使用 ê 聖經，chêng-sek miâ sî 正式 ê 名是“SIN-KU-IOK ê SENG-KENG”（新舊約 ê 聖經），冊 ê 版權頁是 “Amoy Romanized Bible”（廈門音羅馬字聖經）。Koh-khah 早稱做“Amoy Vernacular Bible”（廈門方言 ê 聖經）。1852 年 tī 廈門翻譯出版 ê 《約翰福音》，ê-sái 講是 siöng 早 ê 白話字福音單行本。Chit 本聖經 ê 緣起 chû-iáu jin-bút chhiu sî eng-kok soan-kau-sû má ngá-kok i-seng 主要人物，就是英國宣教士馬雅各醫生 (Dr. 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6-1921) kah 巴克禮牧師 (Rev. Thomas Barclay) (1849-1935)。1865 年，英國伯明罕 i-î má ngá-kok i-seng seng kau ê-mâng chit nî jiân-âu lái tai-oân tai-lâm hú thoân-tô sî tai-oân tê-it-ê 醫院 ê 馬雅各醫生先到廈門一年，然後來台灣台南府傳道，是台灣第一個 i-liâu soan-kau-sû sî tai-oân bîn-kan sui-jiân i-keng ū su-siok kâ hàn-oh seng-keng 獲得宣教士。Hit 時，tī 台灣民間雖然已經有私塾 teh 教漢學，聖經 mā 有 han-bûn hô-háp-pún bîn-chiòng bô phô -phiàn bat hàn-jî tui soan-kau-sû kau-tô sìn-tô thák 漢文 ê 《和合本》，m-koh 民眾無普遍識漢字，對宣教士教導信徒讀 seng-keng ū chin tōa khün-lân má ngá-kok thám-hóng pê-n-pô chök kî-kan khòaⁿ 聖經有真大 ê 困難。馬雅各 tī 探訪平埔族 ê 期間，bat 看 tiöh in ū holland kù-tâi sî-tâi êng lô-má-jí hê-thóng su-siá khè-ik bûn-su in-ü má ngá-kok lái tai 有荷蘭據台時代用羅馬字系統書寫 ê 契約文書。Koh 因為馬雅各來台 chìn chêng ê-mâng chiap-siû êng lô-má-jí hê-thóng hak-slip hong-giân hün-liân i chiû 前，bat tī 廈門接受用羅馬字系統學習方言 ê 訓練，伊就 á-ne kah kúi-ê chô-lí li-iöng kang-chok êng peh-oe-jí tiök-chhiû hoan-ék sin-iok seng-keng 幾個助理利用工作 ê làng-phâng，用白話字著手翻譯新約聖經。 má ngá-kok nî kam-in oân-sêng peh-oe-jí tê-it pûn sin-iok seng-keng 馬雅各 tī 1873 年監印完成白話字 ê 第一本新約聖經“Lán ê Kiù-Chú lâ-so Ki-tok ê Sin-iok”（咱 ê 救主耶穌基督 ê 新約）。Chit 本聖經開始 tī 台灣 kau-hôe tiong thui-töng soan-kau-sû hû-chek kau-iok sin-tô êng peh-oe-jí thák-keng peh-oe-jí kau-iok chiu 教會中推動，宣教士負責教育信徒用白話字讀經；白話字教育就 sìn-tô chô-chiû pan khoán-kéng hâ tian-khui án-ne tī 「信徒造就班」 ê 環境下展開。
 pa-khek-lé tui peh-oe-jí seng-keng hoan-ék kè-oe chìn-tián hui-siöng tì-ì, i nî chhit goeh 巴克禮對白話字聖經翻譯計畫 ê 進展非常致意，伊 tī 1885 年七月 lái kau tai-oân êng peh-oe-jí chhòng-khan tai-oân hû-siâⁿ kau-hôe pô sî eng-kok seng-keng tñg 來到台灣 tóh 用白話字創刊「台灣府城教會報」。Hit 時，英國聖經 kong-hôe chiu úi-jîm pa-khek-lé tam-jîm hoan-ék kang-chok sin-iok 聖經，就委任巴克禮擔任翻譯 ê 工作。“Sin-iok Seng-keng”（新約 seng-keng chiu nî gô goeh chhut-pán nî goeh jit oân-sêng sin-kû-iok seng-keng chhut-pán tê-it phoe chôa-pûn seng-keng nî goeh jit ūn lái kau tai-oân 出版；第一批 ê 紙本聖經 tī 1933 年 12 月 25 日運來到台灣）。

seng-keng lâng-miâ té-miâ 聖經 ê 人名 kah 地名

Tùi téng-bîn iú-koan hôa-gí seng-keng kah peh-oe-jí seng-keng ê kán-sú khòaⁿ khí lái, nn̄g-chióng

gí-giān sèng-keng hoan-ék chhut-pán sī-kan chin chiap-kīn só - í pēh-ōe-jí sèng-keng lâng-miâ 語言 ê 聖經 翻譯 kah 出版 時間 真接近。所以，白話字 聖經 ê 人名
tē-miâ thak-im bián put liú ê siū kok-chióng hō-háp-pún hàn-jī éng-hióng tōa-pō -hūn chhai-iōng kah 地名 讀音 免不了 會受 各種 和合本 ê 漢字 影響，大部分 採用 chhim bûn-lí úi-pân ek-pún hàn-jī thak-im
《深文理委辦譯本》ê 漢字讀音。
chhiū-kóng ta-mé-sek ta-má-su-koh kū-iok goân-bûn hí-bû-luh bûn sī ta-mé-sek
像講「大馬色」=「大馬士革」：舊約原文希伯來文是“דָמֵסֶק/Dammeseq”=「大馬色」，
sin-iokgoân-bûn hí-lâh bûn sī ta-má-su-koh pa-khek-lé sèng-keng kin-kî chhim
新約原文希臘文是“Δαμασκός/Damaskos”=「大馬士革」。《巴克禮聖經》根據《深
bûn-lí úi-pân ek-pún bûn-lí hō-háp-pún sin-kû-iok ek-chò ta-mé-sek áng-phoësèng-keng chhai-iōng
文理委辦譯本》kah《文理和合本》，tī 新舊約 lóng 譯做「大馬色」，《紅皮聖經》採用
pa-khek-lé sèng-keng ek-miâ hō-háp-pún sèng-keng i- âu hôa-gí sèng-keng sin-kû-iok ek-chò
《巴克禮聖經》ê 譯名。《和合本聖經》以後 ê 華語聖經，tī 新舊約 lóng 譯做
ta-má-su-koh nî chhut-pán tài-gí hàn-jī-pún pa-khek-lé pêh-ōe-jí sèng-keng hàn-jī pán kái-ek
「大馬士革」，1996年出版 ê《台語漢字本》《巴克禮白話字聖經》ê 漢字版 mā tòe teh 改譯
chò ta-má-su-koh chhoán-bîn tài-gí sèng-keng kái-ek chò ta-má-su-koh
做「大馬士革」。《全民台語聖經》mā 改譯做「大馬士革」。
Koh 再講，早期來中國閩南地區傳教 ê 宣教師，起先 mā 是
sú-iōng chhim bûn-lí úi-pân ek-pún kám-kak it-poâng lâng bô siû hàn-jī kâu-iok bô hoat-tô thák
使用《深文理委辦譯本》；in 感覺一般人無受漢字教育，無法度讀
hàn-jī sèng-keng gián-hoat chit-thò pêh-ōe-jí hê-thóng lâi hoan-ék sèng-keng sèng-keng lâi-bîn
漢字聖經，chiah 研發一套白話字系統來翻譯聖經。聖經內面 ê
lâng-miâ kah tê-miâ chû-jîan é in-iōng piân-piân chhim bûn-lí úi-pân ek-pún hàn-jī lâi ek-chò
人名 kah 地名，自然 tòh 會引用便便 ê《深文理委辦譯本》漢字來譯做
pêh-ōe-jí im bián hùi-sín khî cha-khó goân-bûn thák-im pêh-ōe-jí lâng-miâ tê-miâ
白話字音，免 koh 費神去查考原文 ê 讀音。白話字 ê 人名 kah 地名，
chhiú khî hôa-gí hàn-jī pâk eng-bûn thák-im
就 án-ne 去 hō 華語漢字縛 tiâu-teh。
《現代中文譯本聖經》主要是根據“Today English Bible”ê 英文讀音
lái ek hîan-tâi tâi-gí ek-pún kin-kî hîan-tâi tioing-bûn ek-pún sèng-keng hôa-gí hàn-jī lâng-miâ
來譯，《現代台語譯本》koh 根據《現代中文譯本聖經》ê 華語漢字人名
tê-miâ ek-chò tài-gí thák-im li goân-bûn thák-im lî-phó chhiú má-thái hok-im
kah 地名譯做台語讀音，離原文 ê 讀音 koh-khah 離譜。像馬太福音 2：
lah-khel só-ü hôa-gí pán pa-khek-lé pêh-ōe-jí sèng-keng
18 ê「拉結」，所有 ê 華語版 kah 白話字聖經（《巴克禮白話字聖經》及
ång-phoë sèng-keng sî lah-khel tòk-tòk hîan-tâi tioing-bûn ek-pún sèng-keng
《紅皮聖經》）lóng 是「拉結/Liâp-kiat」，獨獨 hîan-tâi tâi-gí ek-pún hàn-lô pán sin-iok hù si-phian chim-giân
譯做「蕾潔」（英語 ê Rachel），《現代台語譯本漢羅版新約附詩篇箴言》kah
kheh-gí sèng-keng hîan-tâi tâi-oân kheh-gí ek-pún ek-chò
《客語聖經—現代台灣客語譯本》mā tòe teh 譯做「蕾潔/Luí-kiat/Lúi-kiet」。
kî-sit tâi jít tōa sú-tián jî thak chò 其實《台日大辭典》kā chit 字「蕾」讀做“m̄”。

hôa-gí hàn-jī kok-chû piáu-süt 華語漢字「各自表述」

- gôa-bûn jî-bóe ê “l” á sî “r”，jît-bûn chit-jî tòng-chò gôa-lâi-gí tâi-gí thák chò
外文字尾 ê “l” á 是 “r”，日文一字「ル/ru」（當做外來語 ê 台語讀做
kái-koat it-chhè hôa-gí hàn-jī kхиok gô hoe peh mn̄g kok-chû piáu-süt û
“luh”）tòh 解決一切。華語漢字卻「五花八門」koh 「各自表述」，有「耳
/ní, jîn」、「列/liát」、「力/lék」、「勒/lék」，下面舉幾個代表性 ê 例：
- 1, 撒母耳：《巴克禮白話字聖經》ê 舊約是“Sat-bó-jîn”，新約 soah piän-chò
goân-bûn hí-bû-luh bûn sî jít-gí ek-chò choân-bîn
“Sat-bó-ní”。原文希伯來文是 “שָׁמָעוּэָל/Samu'el”，日語譯做「サムエル」，《全民
tâi-gí sèng-keng kái-ek chò choân-bîn
台語聖經》改譯做“Sa-mu-el”。
- 2, 以色列：原文希伯來文是 “יִשְׂרָאֵל/Yisra'el”，日語譯做「イスラエル」，《全民
tâi-gí sèng-keng kái-ek chò choân-bîn
台語聖經》改譯做“I-su-la-el”。
- 3, 巴力：原文希伯來文是 “בָּאָל/Ba'al”，日語譯做「バアル」，《全民台語
sèng-keng kái-ek chò choân-bîn tâi-gí
聖經》改譯做“Ba-al”。
- 4, 迦勒羅：原文希伯來文是 “כָּלְנוֹו/Kalnow”，日語譯做「カルノ」，《全民台語
sèng-keng kái-ek chò choân-bîn tâi-gí
聖經》改譯做“Kal-nô”。

hôa-gí hàn-jī bô jiip-siaⁿ kah lô-im 華語漢字無入聲 kah 瀦音

hàn-jî thák-im siû goân tiâu kah chheng tiâu gôa-lâi chèng-koân ê ù-jiám, jiip-siaⁿ, lô-im kah
漢字讀音受元朝 kah 清朝 外來政權 ê 汚染，入聲、瀦音 kah

ūn-bóe “m” chiū siau-sit bû chong só - í tâi-gí hàn-jī hōa-gí hàn-jī , tī chit saⁿ chióng 韻尾 “m” 就 áñ-ne 消失 無蹤。所以 台語 漢字 kah 華語 漢字 , tī chit 三 種 thak-im ū chin tōa chha-piat ê-bín kí kúi-ê tâi-piáu sèng lē ê 讀音 有 真 大 ê 差別。下面舉幾個 代表 性 ê 例：

it jíp-siaⁿ ê lē 一，入聲 ê 例：

1, 撒旦/Sat-tán: goân-bûn hí-bû-luh bûn sî “撒旦/ satan ”, 日語 譯做「サタン」,《全 民 台語 聖經》改譯做“Sa-tán”。

2, 伯利恆/ Pek-lî-hêng: 原文 希臘文是“Βηθλεέμ /Bethleem”, 日語 譯做「ベツレヘム」,《全 民 台語 聖經》改譯做“Biát-lé-hém”。

3, 彼拉多/ Pí-liáp-to: 原文 希臘文是“Πιλάτο / Pilatos”, 日語 譯做「ピラト」,《全 民 台語 聖經》改譯做“Pí-láh-to”。(附註：「拉」tī 《甘字典》有“La”, “Láp”, “Liáp”, “Liap”四種讀音, koh lóng 是大寫 ê 文音。《台日大辭典》、《台 華 對應 綜合 大辭典》kah 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lóng kan-taⁿ “la”, 可見 kan-taⁿ 蘆門話讀“liáp”)

jí, lô-im ê lē 一，濁音 ê 例：

1, 大衛/Tâi-pít: goân-bûn hí-bû-luh bûn sî “Δαβὶթ / Pilatos”, 原文 希伯來文是“דוד/David”日語 譯做「ダビデ」,《全 民 台語 聖經》改譯做“Ta-bit”。(註：“b” è 讀音 接近 “v”, m̄-koh 華語 無濁音, “b”, 只好 kā 它讀做“p”。真 chē 人質疑 白話字 ná 會 kā 「衛」讀做“pit”, 原因就是 hiah 簡單。)

2, 巴比倫/Pa-pí-lûn: 原文 希臘文是“Βαβυλὼν / Babulon”, 日語 譯做「バビロン」,《全 民 台語 聖經》改譯做“Ba-bú-lóng”。

3, 巴拉巴/ Pa-liáp-pa: 原文 希臘文是“Βαραβᾶς / Barabbas”, 日語 譯做「バラバ」,《全 民 台語 聖經》改譯做“Ba-láh-ba”。

saⁿ, “M” 韵尾 ê 例：

1, 巴蘭/ Pa-lân: goân-bûn hí-bû-luh bûn sî “Βαλαὰ / Balaam”, 日語 譯做「バラム」,《全 民 台語 聖經》改譯做“Ba-lâm”。

2, 亞當/A-tong: 原文 希伯來文是“אָדָם / adam”, 日語 譯做「アダム」,《全 民 台語 聖經》改譯做“A-tám”。

3, 亞蘭/ A-lâñ: 創世記 10 :22 ê 原文 希伯來文是“אַרְםַי / Arammiy”, 日語 譯做「アラム」,《全 民 台語 聖經》改譯做“亞南/A-lâm”。(附註：原則上, 《全 民 台語 聖經》目前 ê 台語 漢字 繼續借用華語 漢字。因為語系無 kāng khak-sit ū ki-sut siōng khùn-lân nā ū sek-tòng hàn-jī chiu chì-thàm lái kái jū 全, 確實有技術上 ê 困難。M-koh 若有適當 ê 漢字就試探來改, 如 kā 「亞蘭」改做「亞南」。)

choân-bîn tâi-gí sèng-keng ê thám-thó chhì-giám 《全 民 台語 聖經》 ê 探討 kah 試驗

üí tióh làng-miâ tê-miâ goân-bûn hoat-im tâi-gí-hòa chún-khak-sèng, lán cheng-ka 為 tióh 人名 kah 地名 原文 發音 台語化 ê 準確性 , 咱 tióh 增加 lâi chò ūn-bóe jí-bóe goân-bûn jí-bóe “r” mā 用 “l” 韵尾 , “d” mā 用 “t” 韵尾 , “g” mā 用 “k” 韵尾 , “b” mā 用 “p” 韵尾 來代替。

Tú khai-sí ū làng kóng chhâaⁿ thák 有 人 講 he beh án 怎 讀 lè; mā 有 人 講 讀久 tóh 會 sîp-koàn ,

hoâiⁿ-tít he sī gōa-lái-gí kok-chè liân-kiat
 橫直 he 是外來語，án-ne mā ē-tàng kah 國際連結。
 pún sèng-keng chham-khó goân-bún só-ū lâng-miâ tē-miâ chīn-liōng chiâu goân-bûn
 本聖經參考原文，kā 所有人名 kah 地名盡量照原文
 thák-im lâi piau-im Chit pō-hūn sī chham-khó “The New Strong's Expanded Dictionary of
 Bible Words” ê sin-bōng-ài bâng-châm bâng-lô pán lâi chéng-lí
 紙本 ê hù-liok ū lâng-miâ tē-miâ sin-kû piau-im tui-chiâu-piô tâi-ke chham-khó
 使用。 su-iōng

kiat-lün 結論

tâi-gí sèng-keng ê lâng-miâ tē-miâ chū kó í-lâi êng hōa-gí hàn-jī tit-chiap thák
 台語聖經 ê 人名 kah 地名，自古以來 lóng 用華語漢字直接讀
 tái-gí-im goân-bún hoat-im ū chha kok-chè bô hoat-tô liân-kiat che sī
 台語音，soah kah 原文發音有 cheng 差，kah 國際無法度連結。這是
 choân-bín tái-gí sèng-keng thám-thó chhi-giám choân-bín tái-gí sèng-keng hiap-hōe bâng-châm
 《全民台語聖經》ê 探討試驗，tī 全民台語聖經協會 ê 網站
 http://ctb.fhl.net siōng ê té só-chái ū sin-iok hi-lâh bûn kû-iok hí-bû-luh bûn
 下底 ê 所在有新約（希臘文）kah 舊約（希伯來文）ê
 lâng-miâ kah tê-miâ tui-chiâu cha-sûn bâng che chiâñ-chò tâi-ke thó-lün ê pêⁿ tái
 「人名 kah 地名對照查尋」。Ng 望這 ê-tàng 成做大家討論 ê 平臺，
 hoan-gêng ū hèng-chhù lâng lái chham-ú tút-phòa hōa-gí sok-pak tâi-gí-bûn khó kóng，
 歡迎有興趣 ê 人來參與 chit-ê 突破「華語束縛」ê 台語文苦境，
 hō 咱 ê tái-gí-bûn châ chit jit chhut-thâu-thîn

chham-khó chu-liâu 參考資料：

- 1, 全民台語聖經協會官方網站：<http://ctb.fhl.net>。
- 2, 台語信望愛網站：<http://taigi.fhl.net>。
- 3, lôa éng-siōng tiúⁿ-lô sú-liâu khò bâng-châm 網站：<http://www.laijohn.com>。
- 4, wiki 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
- 5, tái-oân sèng-keng kong-hōe bâng-châm 網站：<http://www.bstwn.org>。

Siók Hô sî-kî Ìn-nî lán-lâng-ōe ê gōa-lâi sû

Peter Kang

國立東華大學

Tiah-iàu | 摘要 | Abstract

Chit-phìⁿ lūn-bûn thó-lūn tī Hô-lân Tang-ìn-tō, ték-piát sī tī Batavia (kin-á-jít ê Jarkata), sú-iōng ê lán-lâng-ōe su-bīn-gí lāi-bīn ê chioh-sû. 18 kah 19 sè-kí tī Batavia kóng lán-lâng-ōe ê jîn-kháu, chû-iàu sī Ē-mâng kah Chiang-chiu lâi ê î-bîn. Hit-tang-chūn Batavia kah Ē-mâng ê koan-hē chû-iàu sī seng-lí óng-lâi kah jîn-kháu î-bîn.

Chit-phìⁿ lūn-bûn àn-sìng théh Hô-lân Tang-ìn-tō *Kong-koán* tong-àn chéng-lí chhut-pán ê *Kong-àn-phō* lâi-bîn iōng ê chioh-sû, kah A. A. de Jongh hām B. A. J. van Wettum tī kâng-sî-tâi pian-siá ê lán-lâng-ōe jî-sû choh pí-kàu. A. A. de Jongh hām B. A. J. van Wettum chit nîg-hûn chhiú-kó sī Hô-lân Leiden tâi-hák Tang-a tō-su-koán siu-chông ê chhiú-kó. Chit-phìⁿ lūn-bûn thó-lūn ê tiōng-tiám sī kah sít-bîn-tê hêng-chèng koán-lí ū-koan-hē ê chioh-sû, khòaⁿ lán-lâng án-nóa kā chioh-sû tàu tñg-lâng-jî.

台灣各族族語、族名合理名稱 ê 研究

Chiúⁿ Ūi-bûn (蔣爲文)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語文測驗中心

Tiah-iàu | 摘要 | Abstract

族群 ê 族名 kap in ê 族語 ê 名稱通常牽涉 tioh 政治權力 ê 運作。Chit 篇論文主要 beh 討論台灣 ê 台語族群 kap 客家族群 ê 族名 kap 族語名所 tú--tioh ê 爭議，koh 進一步提出解決 ê 方案。

外來政權中華民國殖民統治台灣 ê 時期，ūi-tioh 加強台灣 hām 中國 ê 從屬關係，特別進行中國化 ê 政策。Chit 其中，包含 kā 台灣各族群 ê 族名 kap 族語名刁工 kap 中國 khan tioh 關係，像講用“閩南語”來稱呼“台語”。M-koh，根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kap 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ê 解說，閩南語 ê 「閩」字是蛇種、野蠻民族 ê 意思。另外，mā 有人建議用河洛語 ah-sī 福佬語來稱呼台語。可惜，che mā 無台灣 ê 代表性。河洛語 ah-sī 福佬語 lóng 源自 Hoklo chit-ê 詞。若照美國傳教士 S. Wells Williams tī 1874 年出版 ê 《漢英韻府》kap Kennelly tī 1908 年編譯 ê 《中國坤輿詳誌》記載，Hoklo chiit-ê 詞是廣東本地人對廣東東部潮汕地區 ê 人 ê 稱呼。Koh，照台灣總督府 tī 1931 年出版 ê 《台日大辭典》，Hō-lō(福佬)是指廣東人對福建人 ê 歧視稱呼。本文建議用台語來稱呼 tī 台灣 ê 台語，用“咱人話”(Lán-lâng-ōe)來稱呼包含福建、台灣 kap 東南亞各地所謂 ê “閩南語”。

若論到“客家”chit-ê 詞，其實 tī 無全時期無全地區有無全 ê 用詞，像講 tī 越南 mā 號做“Ngái”。伊原底是在地人對外來 ê “客人” ê sió-khóa 有歧視 ê 用詞。就親像 tī 台灣，有人用“外省人”來稱呼 hit kóa tòe 蔣介石走路來台灣 ê 中國人全款。Tī 台灣，“客家” chit-ê 詞是中華民國 kah-ì ê 用法。認真講，講家己是“客家”，就是講家己是人客，毋是台灣 ê 主人。本文建議“客家” ē-sái 正名做“頭家”(Thieu-ka)、“Ngìn”或者用 in ê 母語 ê 發音來號名做“Thoi-van-fa”(漢字 ē-sái 寫做“怡萬話”)。

關鍵詞：台語、咱人話、閩南語、客話、頭家話

日本時代台語文 ê 並行發展

Iūn Ún-giān (楊允言)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Tiah-iàu | 摘要 | Abstract

Tī 日本時代，無全 ê 台語書寫系統一直有 teh 發展，mī-koh 看起來若像是各人行各人 ê 路，無 teh 相交插。

官方用漢字加上修改過 ê 假名來書寫台語，民間 ê 部份，教會系統用白話字（羅馬字）書寫台語，歌仔冊用漢字書寫。這三種台語書寫，攏有大量 ê 文本。

本文 beh 針對台灣 tī 日本時代，1895~1945 年之間這三類台語書寫，整理各類別數量相當的語料，做詞頻表，比較這三類台語書寫 ê 文本，tī 語詞使用 ê 表現敢有啥物無全 ê 所在，看這三類台語書寫並行發展 ê 一寡線索。

關鍵詞：台語文、日本時代、共時變異、語域

Gô Thian-lô koa-á chhiú-kó gián-kiù

Chiu Tēng-pang (周定邦)

Kok-lip Tân-oân Bûn-hák-koán

Tiah-iàu | 摘要 | Abstract

Khah-chá ê koa-á-sian chiâⁿ chē lóng-sī thoân chhiùⁿ phó-phiàn tī bîn-kan liû-thoân ê koa-á, hán tit ka-tī chhòng-chok koa-á-chheh ka-tī chhiùⁿ, mī-koh Gô Thian-lô kap lâng bô kâng-khoán, i lóng ka-tī pian koa-á-chheh ka-tī chhiùⁿ, lán ùi i lâu--lôh-lâi ê chhiú-kó ē-tàng chai-iáⁿ chit hāng chió lâng ū ê chhòng-chok piáu-ián bô-sek.

Gô Thian-lô lâu--lôh-lâi ê koa-á-chheh ū 20 thóng phō, lán beh lī-iōng chit phiⁿ lûn-bûn lâi thàm-thó i chit-khoán ték-sû ê chhòng-chok kiâⁿ-chòe, liáu-kái i chit-khoán chhòng-chok piáu-ián ê tōng-ki kap bôk-tek, mā thang lī-iōng chit-ê ki-hōe hō i ê chok-phín chhut-thó, phong-phài Tân-gí bûn-hák ê lōe-iōng kap to-goân.

Koan-kiàn-sû: Gô Thian-lô, koa-á-sian, chhòng-chok piáu-ián, chhiú-kó

日本時代霧峰一新會 ê 白話字推動-- 兼論《楊水心女士日記》(1928、1930)

Tân Bōchin (陳慕真)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Tiah-iàu | 摘要 | Abstract

日本時代白話字發展 ê 路線，除了基督教長老教會內部，延續以白話字 chiâⁿ 做信仰教育 ê 文字以外，教會外的白話字運動主要 kap 台灣智識份子 ê 啟蒙運動 saⁿ 結合。除了台灣文化協會以外，彰化婦女共勵會、霧峰一新會，lóng bat 提出普及白話字 ê 主張。總是，目前有關霧峰一新會推動白話字 ê 過程欠缺 khah 完整 ê 論述。

本文用《灌園先生日記》kap 《台灣教會公報》做史料 ê 來源，討論霧峰一新會推 sak 白話字 ê 歷史發展 kap 推行成果，包含一新會 ê 社會部普及白話字 ê 主張，ùi 林獻堂家族開始進行 ê 白話字課程，以及創辦白話字報紙 kap 雜誌 ê 想法。2014 年 8 月，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將林獻堂 ê 牽手楊水心女士 ê 日記完成解讀 koh 出版，其中，1928 年 kap 1930 年 ê 日記內底，楊水心使用白話字書寫，無論是日本時代或者是戰後，這是少數以台語白話字書寫 ê 女性日記。本文 mā beh 分析楊水心日記 ê 書寫特色，另外一方面，透過日記來補充日本時代霧峰林家、一新會 kap 白話字 ê 關係。

關鍵詞：白話字、一新會、楊水心、林攀龍、李崑玉

菲律賓咱人話 ê 再定位

Tshuà Huī-Bīng (蔡惠名)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Tiah-iàu | 摘要 | Abstract

菲律賓華人將家己號作「咱人」，咱人家己所講 ê 話號作「咱人話」(Lán-lâng-oē)，是東南亞閩南族群內底唯一一 ê kā 家己 ê 母語創造新名詞 ê 例。

自從 1975 年馬可仕 ê 「菲化政策」了後，新一代 ê 華人認為家己已經毋是外來 ê 中國人，是 Pinsino (華菲人) 是菲律賓 ê 一份子，咱人話也已經毋是外來語，是菲律賓 ê 語言之一。但是，按呢 ê 定位一直攏無 bú 予清楚，一直到「華語熱」強勢進入菲律賓華人學校 ê 體制內底，全款攏屬漢語 ê 華語 kap 咱人話煞顛倒予華人有語言認同 ê 區別：咱人話是母語，華語是成做一 ê 華人所需要學 ê 共同語。

藉著外來 ê 刺激予華人來檢討咱人話 tī 菲律賓 ê 地位，咱人話雖然是閩南語 ê 支流，tī 語系上 buē 有改變，但是本文希望將咱人話重新定位：咱人話是菲律賓多語社會中一 ê 獨立 ê 語言，毋是 kan-na 倚靠 tī 菲律賓 ê 中國地方 ê 方言爾爾。所以本文內底會以咱人話所受著 ê 遭遇 kap 咱人話再定位 ê 時機作主要 ê 討論，為咱人話作一 ê koh 較適合 ê 語言定位。

關鍵詞：咱人話、菲律賓華人、華校菲化案、《新國籍法》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in Penang〉

內底 ê 語言現象 kap 文化語詞

王桂蘭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Tiah-iàu | 摘要 | Abstract

這篇是 Lo, Man Yuk. 倏 1900 年發表佇《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頂頭 ê 資料，重點是咧記錄檳城 ê 路名。檳城主要 ê 使用語言是福建話，除了漢字，伊 koh 用白話字來標記彼當陣福建話 ê 讀法。

咱對這份資料會使看著一寡仔語言現象。彼當陣 ê 福建話面對馬來話，有製造新詞 ê 能力。親像馬來話「Kampong」是鄉村 ê 意思，福建話寫做「鑑光內」Kàm-kong lāi，是共 Kampong 照音翻譯了後，才加上福建話表示佇內部 ê 「lāi」來形成新 ê 詞。

路名的號名，kap 生活經驗、族群有關係，資料內底嘛有一寡仔 kap 頭路、族群相關的詞彙。舉例來講，有「打石街」Phah chiòh ke、「潮洲街」Tiô-chiu ke。宗教信仰嘛綴著華人 ê 跎步來到檳城，親像有「觀音亭前」Koan im tēng chêng。

本文主要欲按〈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in Penang〉這份資料了解 19 世紀檳城福建話 ê 語言現象 kap 文化語詞。遮 ê 語言、文化語詞會使予咱對檳城華人 ê 生活有 koh 較濟 ê 了解。

關鍵詞：檳城、白話字、路名

The role of written language in language revitalisation: the case of Welsh in Wales

Mandy Scott

School of Culture, History and Languag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Tiah-iàu | 摘要 | Abstract

Welsh is often cited as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language revitalisation. Led mainly by community-based movements in the 1960s, subsequently supported by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decline in speaker numbers has been halted, Welsh has official status, there is an obligation for public services and information to be available in the language, Welsh-medium schooling is in demand and most Welsh residents are supportive of the language. This paper will look at the role of the written language in this revival. We will first discuss the nature and long history of written Welsh, and its decline in status and domains of use after Wales fell under the control of England, its much more populous neighbour, in 1282 and was fully incorporated within the English realm in 1536. We will then consider how its literary tradition contributed to the rise in status of Welsh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role of ancient Welsh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books from the 16th centu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rn standard form of written Welsh and formal spoken register. We also explore the potential influence of written Welsh via popular literature,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Despite all these advances, we note that the position of Welsh in Wales remains far from secure. Only about 20% of the population report an ability to speak the language, and many of these, particularly the growing number of young

people learning Welsh as a second language at school, live in an English dominated world outside the educational setting. A widely accepted standard written code has clearly assisted Welsh maintenance and promotion. However, the future of Welsh as a vital living language depends on further increasing its use in work and social life as well as continuing to promote language transmission in families.

Keywords: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n Wales, Written language and language status, literary tradition in Wales

Evangelicalism, Knowledge Transmission, and Printing, 1865-1895

Huang-Lan Su

Doctoral Candidat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Tiah-iàu | 摘要 |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Péh-ōe-jī's (POJ's) initial roles in evangelicalism, knowledge transmission, and printing so as to picture how the European Presbyterian missions and their imperial powers bolstered the promo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thus learning POJ, in Taiwan from the 1860s through 1895. Through analyzing the significance of writing in Roman letters instead of a Chinese script for the Taiwanese "illiterate,"¹ I argue that the use of POJ served exclusively as a religious tool for the first twenty years of its existence. It was a prerequisite for baptism, and a critical means through which to acquire religious knowledge. Moreover, missionaries utilized this writing system as an auxiliary tool to further their studies of Chinese language. However, from 1885 on, POJ expanded beyond religious uses. It was used by Christians in Taiwan who published their writings and shared news in the first newspaper on the island printed by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This

¹ Literacy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Taiwan society referred to the ability to read and write in Chinese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POJ. For Chinese immigrants and Taiwanese natives, except some plains aborigines who used Sînkan romanization until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the century,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production were customarily recognized through the system of Chinese script and evaluated by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lliterac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raditionally meant those who did not know the first thing about Chinese writing, nor reading. This definition, however, changed when literacy in POJ made knowledge and Chinese written information accessible. Even so, the use of POJ in its early phase was limited to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namely, Christians in Taiwan, and overall as not recognized by the majority of Taiwanese residents, particularly Chinese scholars.

expansion symbolizes a momentous transformation from illiteracy in Chinese characters to literacy in POJ. POJ was primarily associated with the promo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knowledge transmission, both of which were facilitated by the use of Western printing technology. The number of POJ users increased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expansion of its use to non-religious purposes but also in light of the fact that these Presbyterian missionaries were supported by the British Empire. The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assured Christians—and thus POJ users—of protection from foreign military and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Keywords: Evangelicalism, Knowledge Transmission, Printing, Peh-ōe-jī

台語島kám會變台語倒-- 對 Ho-lo 人的家庭語言政策看台語的未來

Tiuⁿ Hák-khiam (張學謙)

國立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

Tiah-iàu | 摘要 | Abstract

Ho-lo 台灣人（簡稱台灣人）是台灣通大的族群，台灣人的母語應該是台灣通主要的語言。M-koh 相關的調查顯示，台語有流失的現象，甚至講「台語島」有變作「台語倒」的危機。台語是 m̄是有流失，kám 有嚴重 kah「台語倒」的程度值得探討。

母語的世代傳承是語言保存的核心。本文運用 Spolsky 語言政策理論，探究台灣人的家庭語言政策的現狀，同時分析家庭語言政策 kah 語言保存的關係。阮用問卷收集台灣人家庭的語言實踐、語言意識形態 kah 語言管理的狀況。阮有進行全國四個區域的問卷調查，總共收集著 3124 份的有效問卷，闔進行相關的統計。本文報告南部地區家庭語言政策調查的結果，嘛整理其他相關的社會語言調查，對台語保存狀況做一個評估，同時提供提升台語活力的建議。

關鍵詞：家庭語言政策、台語、Ho-lo 台灣人、語言保存、語言流失、語言復振

台灣翠青 – 基督信仰 kap 台灣民主運動詩歌

Gô Jîn-sek (吳仁瑟)
白耕農、台南神學院前講師

Tiah-iàu | 摘要 | Abstract

鄭兒玉牧師一生文章、論述無數，卻只有出版過 2 本冊。《押韻詩篇》是伊個人每日讀經，靈修 ê 詩篇心得。《台灣翠青 – 基督信仰 kap 台灣民主運動詩歌》卻是伊一生 ê 信仰歷程，tī 受著霸權統治者 ê 壓迫，到參與台灣民主運動 ê 經驗中，khiā-tī 信仰立場所寫出 ê 詩歌。其中 siōng 出名 ê tō 是真多人心目中 ê “國歌”〈台灣翠青〉。

本文由鄭牧師 ê 年代文化經驗、受啟蒙，不全時期 ê 詩歌，到〈翠青〉ê 完成過程，來探討 Formosa 台灣島 ê 理想國度以及母語運動 ê 意義。

關鍵詞：台灣翠青，民主運動，母語運動，國家理想

宣教、建國、白話字-- Ui 近代世界史的脈絡思考鄭兒玉的母語信念

Liāu Sūi-bêng (廖瑞銘)
中山醫學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Tiah-iàu | 摘要 | Abstract

Tī 戰後台灣民主運動中，台灣長老教會是公認 siōng 有台灣意識的民間團體，尤其 tī 1977 年發表的「人權宣言」中，明白提出台灣 beh 成做 1 個「新而獨立的國家」的主張，這是非常有歷史意義的宣示。一般攏集中 tī 政治層面的意義 teh 詮釋、teh 瞭解，鄭兒玉牧師特別 ui 長老教會神學教育思考語言的角度來立論，認為台灣人 ài 先建立以母語為基底的「自尊自主之國民性格」才會當實現成做 1 個「新而獨立的國家」的理想。

咱講台灣戰後的台語文發展會當有今 á 日的場面，siōng 大的關鍵是咱 chhōe 著教會白話字書寫傳統，突破書寫的制限，除了漢字的台語文獻以外，koh 有非常豐富的台語白話字文獻 kap 文學作品。本論文 beh 以鄭兒玉牧師的主張做中心，kā 台語文運動 khìng tī 近代世界史的脈絡來思考，連結母語運動、神學教育 kap 民族國家建國的信念。用近代世界民族國家、白話文學發展的經驗來檢討咱戰後台語文運動的發展，展望台語文運動的前途。

關鍵詞：鄭兒玉、台灣長老教會、母語運動、神學教育、民族國家

《台灣白話字（台灣字）的起源 kap 發展》

李美嬌

高雄市四維國小

Tiah-iàu | 摘要 | Abstract

這個研究直向是欲探討台灣白話字的來源 kap 伊仔歷史溪流發展的演化；橫向是欲借機瞭解白話字仔現此時的空間運轉情形 kap 過程中阻礙發展的困擾因素，提供專家學者思考改善的辦法。本文共分七節：第一節前言，第二節研究動機、目的，第三節研究方法，第四節台語書面化的形式，第五節臺灣白話字的起源探索－新港文、白話字來源，第六節臺灣白話字的發展演化－照歷史階段分析白話字發展的經歷情況，第七節臺灣白話字推揀恰教學省思，仔這節筆者遵循家已經驗提供一寡教學看法恰學者、台語教師共做探討。

關鍵詞：教羅、白話字、台羅、TLPA、新港文

Hák-sing-gín-á kóng Tâi-gí ê sī “g” im liû-sit ê thàm-thó

林芙蓉
南投縣埔里國小

Tiah-iàu | 摘要 | Abstract

Pún phinn lūn-bûn tsú iàu sī tsioh--tiōh sít-tē tiau-tsa ê Tâi-gí “g” im gí-liāu, thàm-thó hák-sing-gín-á tâi-gí “g” im liû-sit ê tsîng-hîng. Tshím-lâi, Tâi-uân pún-thóo-huà kàu-iòk sui-bóng tuā-lâk tshui-sak kuí juā tang ah, áh-m̄-koh, siū-tiōh tsá-nî tsìng-hú kui-sim tshui-sak 「國語運動」 ê íng-hióng, huâ-gí suah tsîann tsò lán ê 第一語言, hōo lán ê Tâi-uân Bân-lâm-gí siū-tiōh huâ-gí ê giâm-tiōng kan-jiáu, í-king sán-sing liáu hui tsū-jiân gí-im ê ián-piàn. Tī gí-giân tsiap-tshiok ê toing-kan, gí-giân sī-m̄-sī tng-leh tsìn-hîng tiōh piàn-huà, pīng-m̄-sī hînn-khan giah-lâi-lâi kā tsim-tsiok thiann tiō ē-sái tsìg-bîng, tiānn-tiōh ài king-kuè kho-hák ê giâm-tsìng tsiah-ē-sái tsìng-bîng.

Pún-bûn tsioh-tiōh tsū-pian ê Tâi-gí “g” im ê gí-liāu, tòng-tsò gián-kiù kang-kū, tsiam-tuì tī sió-hák ê hák-sing-gín-á tsìn-hîng nñg-hâng tshik-tshì: ē-it-hâng, sī iōng lók-im ê hong-sik, hák-sing-gín-á tsū-huat-sìng ê hong-sik liām Tâi-gí “g” im ê sū-pió, sū-pió ê sū sī tâi-gí-bûn, thàu-kuè thiann-kak kám-ti ê hun-sik, lâi liáu-kái Tâi-gí “g” im ê hiān-hóng: tē-jī-hâng, sī tsū-pian ê「Tâi-gí “g” im ê liû-sit ê thiann-piān tshik-tshì」, bē siū-tiōh bûn-jī íng-hióng, ñg-bâng kan-na “g” im ê Tâi-gí thiann-piān ling-lik ē-sái koh khah tsún-khak tshik-tshut Tâi-gí “g” im ê hiān-hóng.

Lôh-bué huat-hiān, Tâi-uân Bân-lâm-gí tī huâ-gí íng-hióng tsihā, tì-sú

Tâi-gí “g” im ê liû-sit, sī 「tsìn-hîng-tiong ê piàn-huà」. Bô-lūn-án-tsuánn tsit-ê gián-kiù tshing-tshing-tshó-tshó hián-sī tshut gí-giân ián-piàn kah siau-sit sī put khó pī-bián ê, hák-sing-gín-á Tâi-gí “g” im ê liû-sit, tī hák-hāu kà Tâi-í ê lāu-suē-sái tshái-iōng hú-tsōo ê kà-hák hong-sik, hōo hák-sing-gín-á kám-ti “g” ê tsûn-tsāi, koh ē-hiáu tsìng-khak liām-tshut “g” im.

Koan-kiàn-sû: gí-giân tsiap-tshiok, gí-im ián-piàn, tsìn-hîng-tiong ê piàn-huà

醫用閩南語教學：醫學生閩南語使用常見模式與問題

Tsai Mei-hui (蔡美慧)

成大外文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CKU

Tiah-iàu | 摘要 | Abstract

雖然西醫是全世界醫學主流，但其執業實務乃仰賴當地語言。台灣是多語社會，醫學教育（如教科書或課堂講授）依賴英語與國語，但臨床與年長病人溝通則仰賴方言（如閩南語、客語）。為滿足母語能力逐漸流失的年輕輩醫師與年長病人溝通之母語需求，「醫用閩南語教學」隨之而起。本研究觀察南部某醫學院選修「醫用閩南語」課程之大學生以閩南語為年長者介紹常見疾病相關知識之過程，探討使用常見模式與問題。

於學生與年長者同意下，筆者以錄音方式記錄其介紹疾病知識過程，共取得 55 個案例。初步分析所觀察到之醫用閩南語常見模式與問題如下：(1) 辭彙語意與原意有異，例如以‘身體/sin1 the2/body’表達‘身上/sin1 siong7’（‘癡呆症定定發生佇老人的身體」）；(2)省略有聲的[g]與氣流為釋放的[k]，例如‘囉仔/g̪inl-a’，‘我/g̪ua2’，‘惡化/o[k]48-hua2’；(3)聲調錯誤，例如‘冠心病/kuann32-sim17-penn1’發成‘關心病/kuann17-sim17-penn7’；(4)於高階辭彙改用國語表達，例如‘水晶體/tsui21-tsing17-the2’與‘白內障/peh84-lai73-tsiong3’；(4)以國語的言談標記詞‘然後/ran2 hou4’表達閩南語的‘啊來/al-lai5’；(5)以國語的語尾助詞‘嗎’表達閩南語的‘hioo’。

本文之貢獻在於記錄當代年輕輩之閩南語使用情形與常見錯誤，其成果有助於閩南語相關教材的設計與編輯，以改善年輕輩之母語能力。

Teaching Taiwanese for Medical Purpose: Common Language Use Patterns and Problems among Young Speakers.

Mei-hui Tsai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While the practice of Western medicine is the mainstream in the global health care system, the communication that occurs between physicians and their patients relies mainly on the local languages the participants are familiar with. In a multilingual society, such as Taiwan, where medical education is implemented via English (in textbooks) and Mandarin (in lectures), clinical interactions with the elderly patients over 65 year old are conducted mostly in local dialects in which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ends to be less proficient. As a part of a series of research investigating the use of Taiwanese in medical contexts, this study reports common linguistic features and problems of the Taiwanese used by college students taking the course ‘Medical Taiwanese’ at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With the participants’ consent, a total of fifty cases of verbal interactions in which students presented knowledge related to chronic diseases to people aged over 70 or were used in our data analysis.

Our preliminary analysis finds the following four categories of language features: (1) The use of a term in its non-canonical context, such the use of ‘身體/body’ in the context ‘癡呆症定定發生佇老人的身體/ Alzheimer’s is a common disease in older people’s bodies’; (2) A tendency of /g/- deletion and /-k/ deletion, as in ‘囉仔/gin1-a’, ‘我/gua2’, ‘惡化/ok48-hua2’; (3) Inappropriate choice of tone, such as ‘冠心病 /kuann32-sim17-penn1’ pronounced as that in ‘關心病

/kuann17-sim17-penn7'; (3) Unfamiliarity in pronouncing medical terms such as ‘水晶體 /tsui21-tsing17-the2’ and ‘白內障 /peh84-lai73-tsiong3’; (4) Preference of the Mandarin discourse marker ‘然後/and then’ to its Taiwanese counterpart ‘啊來/and then’, and that of the Mandarin final sentential marker ‘嗎’ to Taiwanese ‘hioo’.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field of Taiwanese teaching by documenting shared language use patterns and problems demonstrated by young speakers. These findings are useful developing pedagogical approaches that can improve learners' Taiwanese proficiency.

Keywords: Teaching Taiwanese for medical purpose; language change in multilingual society

高雄市台語看板的城鄉比較— 以左營區 kap 林園區為例

何信翰 / 中山醫學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副教授
林麗玉 / 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Tiah-iàu | 摘要 | Abstract

看板 tsiann 作店鋪門面在精神上的具體表徵，有伊仔語言景觀頂面特殊的地位。店面使用台語看板，一方面代表店家對於使用台語的主觀意願；另外一方面也表示這個看板所要宣傳的對象，也就是當地的消費族群能夠接受看板的用法。

仔台灣目前的狀況，台語的使用是南部比北部 khah 濟。總是目前針對台語看板的研究，ka-na 有做台中 kap 花蓮，並無針對台語使用上頻繁的南部進行調查。所以本論文欲針對高雄市的左營 kap 林園 2 區進行田野調查和分析研究，向望會當增加學術界和一般大眾對南部台語看板分佈情形的認 bat。

Time-normalized F0 Profiling of Taiwanese Lexical Tones: After Controlling the Coarticulatory Effect

Ke Chiao-li, Cheng Shih-Tsung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Tiah-iàu | 摘要 | Abstract

Very few studies of computer-assisted acoustic analysi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provide digitalized measurements to describe the contours of Taiwanese seven tones. We carried out a normative speech study with 30 native Taiwanese (15 females and 15 males) to record 49 tokens representing all possible tonal combinations of bi-syllable words (7x7). The recordings of second syllables were sampled and analyzed to acquire the raw F0 (fundamental frequency)-over-time traces of seven tones. We then performed time normalization by reducing the raw F0 curve to 11 equidistant points along the time-axis to obtain time-normalized F0 profiling, from which important mean acoustic parameters were determined, including tone contrast, highest pitch, lowest pitch, start pitch, end pitch, and duration of every lexical tone.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seven tones are grouped into seven tightly clustered, distinct tone contours, distributing between 36.30 to 42.85 semitones, which corresponds to middle *La*^b (A4^b) to middle *Re*[#] (F4[#]) in musical scales. However they differed from previous studies in (1) Tone-5 is a low falling-rising dynamic tone rather than low-rising. (2) Short tones (Tone-4 and Tone-8) are overall level tones rather than falling tones. (3) Tone-8, a short tone by convention, is not shorter in duration than conventional long tones (Tone-2 and Tone-3). Compared with our

previous 7-token study, Tone-5, instead of Tone-3, was the lowest of all tones in this study, while the duration of level tones (Tone-1 and Tone-7) and falling-rising tone (Tone-5) remained to be substantially longer than falling tones (Tone-2 and Tone-3).

In conclusion, our study presented time-normalized F0 contour profiling and duration of Taiwanese tones and provided time normalization as a model of tone contour analysis for further studies in tone categorization and pathologic speech.

Keywords: Taiwanese, tone language, acoustic, F0, time normalization

馬來西亞檳城講福建話運動

沈志偉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Tiah-iàu | 摘要 | Abstract

大多數馬來西亞 ê 華人是 tÙi 中國東南部來 ê，原本 in ê 語言有福建話、客家話、廣東話、福州話 kap 海南話。Chia ê 語言大部分漸漸 teh 流失，因為無 tÙi 頂一代傳 hō下一代。佇厝裡講 ê 話大部分攏變成 kan-na 華語 kap 英語 niâ。這篇研究有去調查這 ê 族群漸漸 teh 離開祖先 ê 語言 ê 原因。Koh 有收集有關馬來西亞 ê 華人 in ê 語言態度、觀念 kap 意識 ê 資料，並且將 chia-ê kap 華人語言 ê 歷史發展做伙展現。也討論 hia ê 予這群人 ê 母語成做劣勢 ê 因素，以及 chhiau-chhōe 語言復振 ê 方案 ê 可能性。

關鍵字：語言復振、語言態度、語言政策、語言轉變、民族主義

Tâi-oân Lô-má-jī Hiāp-hòe ê Sî-tāi I-gī

台灣羅馬字協會 ê 時代意義

Siau Jū-ka (蕭喻嘉)

高師大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Tiah-iàu | 摘要 | Abstract

Tī 爭取台灣母語權 ê 過程，台語運動會當分做幾種類型，第一種是講台語運動，追求使用台語 ê 權利、合法性、正當性，提升台語語言文化地位。第二種是台語文學運動，所注重 ê 是文學性，鼓勵創作，認為文字是一種工具爾爾。第三種是台語文字化運動，注重台語就 ài 有文字化、標準化、現代化，台語才有可能發展。

台灣本底就有原住民 tī chia 生活，bat 受過荷蘭、日本統治，koh 有明、清時代移民、戰後移民來到這塊土地，台語經過濟種文化洗禮，多種語言 thàu-lām，完全 beh 用漢字來書寫台語早就不足，mā bō 一定合意。

「台灣羅馬字協會」自 2001 年成立以來，目的就是 beh 推行台灣羅馬字 ê 研究 kap 普遍化，要求政府實施公平正義 ê 多語文政策。本篇論文 beh 探討台羅會 ê 時代意義。

關鍵詞：台灣羅馬字協會、台語運動、台灣羅馬字、台灣母語、白話字、台語文字化、台語標準化、台語現代化

LMJ kiù bó-gí 羅馬字救母語

Chiúⁿ Jit-êng (蔣日盈)

台語教師

Tiah-iàu | 摘要 | Abstract

好學、好用 ê 羅馬字是音素文字，伊 ê 準確、有效率 ê 特色，
ē-tàng 用少少 ê 字母拼出所有 ê 台語，mā-taⁿ 是好用 ê 文字，mā 是
準確 ê 拼音符號，幫贊咱 ê 因仔發音以及自我學習 ê 能力。伊 koh ē-tàng
做字用 ê 功能，hō咱突破 chhuē 字 ê 困境，大大提升書寫 ê 能力。

140 冬前第二 pái ê 羅馬字來到台灣，iā 叫白話字，主要 tī 教會
(基督教) 使用。長期以來 mā 展現伊平民化 ê 一面，陪咱 ê 長輩行
過困境。hia 長輩佇入教 (基督教) chin-chîng，大部份是 mā-bat 漢字，
因為學 tiōh 白話字 mā-taⁿ 看有聖經，koh 透過白話字準確 ê 拼音功能
oh 著漢字，甚至 oh 華語、日語、英語 lóng ē-tàng 借來記音，soah 變
做有多元語文能力 ê 人，超過 hia 沉迷 tī 漢字 ê 人。白話字 ê 使用，
mā 替 150 冬來 ê 民間留 tiōh bē-chio 重要 ê 文獻。台灣人 mā 因為學 tiōh
白話字，ē-hiáu 讀新聞，漸漸 chiāⁿ 做現代人。

白話字佇使用上 tuè 台灣人 ê 命運起落。國民政府「獨尊華語」的
政策，華語漸漸取代台灣母語，白話字 tòe leh 無人學。1990 年代，鄉
土文學 ê 需求，漸漸有作家用白話字寫作，mā-kohmā 發生羅馬字書寫系
統 ê 爭論。

台灣是海洋國家，過去已經有無 kāng 語族 ê 人來，將來 mā 會

繼續有人加入，尤其外配已經形成大 ê 族群，咱 ài 善用 chia 豐富 ê 多元語文資源，使用準確、有效率、國際化 ê 文字工具-羅馬字，建立文字平台，來融合新 ê 文化，面對世界。

台灣母語遭受獨尊華語 ê 政策壓迫，若無羅馬字幫贊母語學習 kap 書寫，kan-taⁿ 死路一條。有羅馬字 m̄-taⁿ 母語得救，koh ē-tàng 融合族群，得著多元語文資源，大大提升寫作能力，提昇創造力行上國際。Án-ne kám bē-tàng 期待咱 ê 囂仔有機會去提「Nobel 文學獎」。

關鍵詞：白話字、獨尊華語

台語文運動 hām 文創產業結合 ê 策略行動

Tân Gím-giòk (陳錦玉)

南榮科技大學 創意產品設計系

Tiah-iàu | 摘要 | Abstract

本論文運用 Henry Mintzberg "Strategy Safari"思考台語運動 hām 「文創產業」結合 ê 策略。「文創」是當今台灣國家政策 ê 施政重點，這個名稱自 2002 年出現，引起文化界 ê 嘲諷及企業界、傳統產業界 ê 質疑，經過十外冬 ê bong-chhōe 實踐，chit-tiap 台灣 ê 「文創」環境已經 kàu-hun。「文創」=「文化創意」，包括：「文創活動」Kap「文創產業」。過去台灣所推行 ê 「文創」侷限于「文創活動」，猶未真正展開所謂經濟軟實力 ê 「文創產業」，而且偏向華語文化意象，根據 Henry Mintzberg ê 「權力學派」、「文化學派」觀點，即時台語運動必需投入「文創產業」，掌握台語文化經濟權。台語運動過去 ê 基本路線是學校母語教育、文化出版事業，雖然漸漸 kap「文創」結合，但是企圖心 ê-tàng 放大。台語運動欲安怎進入「文創產業」ê 普及化、產業化、生活化？這是本論文欲研究 ê 策略。

關鍵詞：Henry Mintzberg、權力學派、文化學派、台語文創策略、台語文創產業。

越南牽手國兒 ê 母語教育

許建榮

Adjunct Research Associate, Monash University, Australia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ong Hwa University

Adjunct Researcher, Center for Vietnamese Studies, NCKU

Tiah-iàu | 摘要 | Abstract

根據政府 ê 統計數字，teh 西元 2014 年 11 月為止，台灣人越南 ê 牽手有 9 萬 0360 人。102 學年度 ê 數字顯示，越南配偶兒有 6 萬 2516 人 tī 國小讀冊，有 2 萬 2726 人 tī 國中讀冊，攏共有 8 萬 3674 人 tī 國中 kap 國小。若提台灣原住民學生 tī 國民中小學 ê 數字來比較，越南裔 ê 囂兒其實是台灣第四大族群。原住民 tī 102 學年度總共有 7 萬 1601 人讀國中小，比越南囂兒少 1 萬 2073 人。

雖然越南 gín-á 是台灣第四大族群，不過，tī 台灣 ê 教育系統 kap 教育政策裡，校園並無提供越南配偶 ê gín-á 母語教育課程。Chit 種情形致使越南 ê gín-á bē 曉講家已 ê 母語。Chit 種狀況已經在內政部 ê 調查數據中呈現出來。內政部 tī 2013 年 ê 一份樣本達到 1 萬 3688 份 ê 調查資料中顯示，有 40.3% ê 新住民牽手/翁婿 ê gín-á bē 曉講母語。

數字已經 ē-tàng 看出新住民母語 ê 流失，其中佔絕大多數 ê 越南裔子女 koh-khah 是嚴重。台灣是一個族群多元 ê 國家，咱無容允 chit 種 ê 狀況發生；因此，chit 份論文將根據統計資料，檢討台灣 ê 多元文化 kap 母語教育問題。

關鍵詞：越南、母語教育、外籍配偶、多元文化

台日跨國婚姻家庭的語言調查研究- 以日籍女性/台籍男性的家庭為例

伊藤佳代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班候選人

Tiah-iàu | 摘要 | Abstract

在台日跨國婚姻家庭中，日籍女性與台籍男性相遇的地點，大致可分為「日本」、「台灣」及「歐美國家」(竹下修子:2004，金戶幸子:2007)。在這樣的情況下，日籍女性在實際的語言使用時，是否因雙方相遇地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語言使用情況。本研究將探討以「夫妻雙方相遇地」為變數來看家庭成員間所使用的語言是否有相異之處。分析結果得知，日籍女性與台灣男性雙方間的語言使用因為夫妻雙方相遇地不同有顯著差異，也就是說相遇地「日本」者為日語，「台灣」者為日語及華語，「歐美國家」者為華語。另外，日籍母親與子女間、台籍父親與子女間、兄弟姊妹之間這三方面的語言使用，並不會因為夫妻雙方相遇地之不同而有任何顯著差異。

關鍵詞：台日跨國婚姻，語言使用

新移民語言傳承乙策略*

Tân, Lē-kun (陳麗君)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

Tiah-iàu | 摘要 | Abstract

近 15 年來台灣的結婚人次中，跨國婚姻的比例是 2 成(1998 年 ~2014 年 7 月)。跨國婚姻的人口比例自 90 年代開始大幅增加 2002、2003 年達到巔峰，新移民子女 tī 2004 年到 2013 年期間，占國中小學生數 ê 比率 ùi 1.6% 快速增加到 9.9%，現在正是移民第二代就讀中小學的人口高峰期。台灣內政部因應新移民來台，政策初期推動新移民第一代適應融入我國國情 kah 國民為主(1999~2011)，M̄-koh 各地推 sak 的成人識字班大多數欠缺多元文化涵養 kap 第二語言教材教法專業素養的狀況。2012 年以後同化政策出現轉機，新移民子女人數超過 100 人或十分之一的小學成做重點學校，開始提供簡易的新移民母語課程。Án-ne 的政策背景下，新移民的繼承語(heritage language)的傳承狀況和策略如何 leh?

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採用 Landry & Allard(1994)添加或削減式的雙語人宏觀 moteluh (A macroscopic model of the determinants of additive and subtractive bilingualism)初步概觀新移民語言在社會層面、社會心理層面上的結構，調查台灣新移民的語言行為 kap 語言意識動機，koh 評估 in ê 子女成做添加式雙語人的可能性。調查方法分做問卷調查 kap 個人訪談。問卷調查內容構成是新移民的屬性、語言使用和語言學習動機、對繼承語言文化的認同以及 in 子女

的語言能力。個人訪談內容是新移民的人際網絡(家庭內外)、教育支援、語言傳承的情感和傾向等。

結果顯示，tī 全球化「上嫁下娶」(global hypergamy)的脈絡下，和其他自然母語(mother tone)的傳承一樣，繼承語在移居社會中的語言位階，猶原是左右語言是否能夠傳承的重要因素。新移民子女的繼承語能力和認同有顯著的相關，對阿母 ê 原生地的認同愈高繼承語能力愈好。Tī 語言教育策略上，子女的學齡愈高，繼承語的教育明顯降低。而且，語言使用策略對子女的語言能力有顯著的影響。

關鍵詞：繼承語、雙語人、語言使用、認同、動機

Tē 7 Kài Tân-oân Lô-má-jī Kok-chè Gián-thó-hōe

第 7 屆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議程

Program (2015.05.20 update) 實際議程以當天公布為主



會議地點：成大榕園校區國際會議廳

2015 年 5 月 22 日 (Friday 星期五)					
時間 Time	議程 Program				
8:30-9:00	報到 (領取資料) Reception				
9:00-9:30	開幕典禮 Opening ceremony				
9:30-10:10	主持人 Presider	專題演講人 Keynote speaker	專題演講 1 Plenary speech	地點 Room	
	蔣爲文	蕭清芬	淺談台語白話字 kah 聖經	第一演講室	
10:10-10:30	茶敘 Coffee break				
10:30-12:00	論壇 Forum 1：鄭兒玉牧師紀念文集&全民台語聖經（漢羅&POJ 二版）發表				
	主持人 Chair	發表者 Presenters	服務單位 Affiliation	地點 Room	
	蔣爲文	張復聚	台灣羅馬字協會	第一演講室	
		王崇堯	台南神學院		
		方嵐亭	台灣教會公報社		
		蕭清芬	全民台語聖經協會		
		林俊育	全民台語聖經協會		
12:00-13:10	午餐 Lunch				
13:10-15:00	論文場次 session: A1 (第一演講室)				
康培德	主持人 Chair	發表者 Presenters	題目 Paper title	服務單位 Affiliation	
	Palemeq, Yedda	A Study of Taiwanese Loanwords in Sixteen Indigenous Languages in Taiwan	ILRDC		
	林俊育	外國人名 kah 地名台語讀音 ê 探討 --Tùi 《全民台語聖經》做起	全民台語聖經 協會		

		Khng Poetek	Siók Hô sî-kî Ìn-nî lán-lâng-ōe ê gōa-lâi sù	國立東華大學
	論文場次 session: B1 (第二演講室)			
	主持人 Chair	發表者 Presenters	題目 Paper title	服務單位 Affiliation
13:10-15:00	楊允言	蔣爲文 楊允言 周定邦	台灣各族族語、族名合理名稱 ê 研究 日本時代台語文 ê 並行發展 Gô Thian-lô koa-á chhiú-kó gián-kiú 吳天羅歌仔手稿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 台中教育大學 台灣文學館
15:00-15:30	茶敘 Coffee break			
	論文場次 session: A2 (青年學者) (第一演講室)			
	主持人 Chair	發表者 Presenters	題目 Paper title	討論人 Discussants
15:30-17:20	廖瑞銘	陳慕真 蔡惠名 王桂蘭	日本時代霧峰一新會 ê 白話字推動－兼論《楊水心女士日記》(1928、1930) 菲律賓咱人話 ê 再定位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in Penang〉 內底 ê 語言現象 kap 文化語詞	廖瑞銘 張宏宇 沈志偉
	論文場次 session: B2 (第二演講室)			
	主持人 Chair	發表者 Presenters	題目 Paper title	服務單位 Affiliation
15:30-17:20	張學謙	Scott, Mandy Su, Huang-lan 張學謙	The role of written language in language revitalisation: the case of Welsh in Wales Evangelicalism, Knowledge Transmission, and Printing, 1865-1895 台語島 kam 會變台語倒--對 Ho-lo 人的家庭語言政策看台語的未來	ANU U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國立台東大學

Tē 7 Kài Tân-oân Lô-má-jī Kok-chè Gián-thó-hōe

第 7 屆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議程

Program (2015.05.20 update) 實際議程以當天公布為主



會議地點：成大榕園校區國際會議廳

2015 年 5 月 23 日 (Saturday 星期六)					
時間 Time	議程 Program				
8:30-9:00	報到 (領取資料) Reception				
9:00-9:40	主持人 Presider	專題演講人 Keynote speaker	專題演講 2 Plenary speech	地點 Room	
	陳麗君	三尾裕子 (Mio, Yuko)	「日本」tī 當前台灣所表示 ê 語意 內容 ê 轉移--人類學 ê 觀點	第一演講室	
9:40-10:00	茶敘 Coffee break				
論壇 Forum 2: 台灣 kap 東南亞咱人話交流					
10:00-12:00	主持人 Chair	發表者 Presenters	服務單位 Affiliation	地點 Room	
	蔣為文	謝清祥 (Cheah, Lawrence)	馬來西亞檳城邱公司	第一演講室	
		陳明仁	台文筆會		
		蔡金安	金安出版社、海翁台語文協會		
		康培德	國立東華大學		
		張復聚 / 陳金花	台灣羅馬字協會		
12:00-13:10	午餐 Lunch				
論文場次 session: A3 (第一演講室)					
13:10-15:00	主持人 Chair	發表者 Presenters	題目 Paper title	服務單位 Affiliation	
	廖瑞銘	吳仁瑟	台灣翠青 - 基督信仰 kap 台灣民主運動詩歌	台南神學院	
		廖瑞銘	宣教、建國、白話字--Ui 近代世界史的脈絡思考鄭兒玉的母語信念	中山醫學大學	

		李美嬌	《台灣白話字(台灣字)的起源 kap 發展》	高雄四維國小
		林芙安	學生因仔講台語 ê 時 g 音流失 ê 探討	南投埔里國小
	論文場次 session: B3 (第二演講室)			
	主持人 Chair	發表者 Presenters	題目 Paper title	服務單位 Affiliation
13:10-15:00		蔡美慧	醫用閩南語教學：醫學生閩南語使用常見模式與問題	國立成功大學
	鄭詩宗	何信翰、林麗玉	高雄市台語看板的城鄉比較－以左營區 kap 林園區為例	中山醫學大學
		柯巧俐、鄭詩宗	Time-normalized F0 Profiling of Taiwanese Lexical Tones: After Controlling the Coarticulatory Effect	高雄醫學大學
15:00-15:30	茶敘 Coffee break			
	論文場次 session: A4 (第一演講室)			
	主持人 Chair	發表者 Presenters	題目 Paper title	服務單位 Affiliation
15:30-17:20		沈志偉 (Sim, Tze Wei) 黃啓灝 (Ooi, Kee How)	馬來西亞檳城講福建話運動	檳城福建話運動
	張德香	蕭喻嘉	台灣羅馬字協會 ê 時代意義	台羅會
		蔣日盈	羅馬字救母語 LMJ kiù bó-gí	台羅會
		陳錦玉	台語文運動 hām 文創產業結合 ê 策略行動	南榮科大
	論文場次 session: B4 (第二演講室)			
	主持人 Chair	發表者 Presenters	題目 Paper title	服務單位 Affiliation
15:30-17:20		許建榮	越南牽手囡兒 ê 母語教育	東華&成大
	吳淑華	伊藤佳代 (Ito, Kayo)	台日跨國婚姻家庭的語言調查研究--以日籍女性/台籍男性的家庭為例	國立成功大學
		陳麗君	新移民語言傳承 ê 策略	國立成功大學
17:20-17:30	阿却賞頒獎&閉幕典禮 Closing ceremony (第一演講室)			

[Tài-oân-jī Pán-pún]

2015

Tē 7 Kài Tài-oân Lô-má-jī Kok-chè Gián-thó-hōe & Lí Kang-khioh Tài-gí Chheng-liân Hák-chiá Siúⁿ Chhui-kó

Hōe-gī Chú-tê: Gí-giân koh-oáh kap chòk-kûn chiàⁿ-miâ & kì-liām TLH khai-ki-chór Tēⁿ Jî-giòk bòk-su

Chú-pān tan-ūi:

Kok-lip Sêng-kong Tài-hák [Tài-oân Gí-bûn Chhek-giām Tiong-sim](#)

[Lí Kang-khioh Tài-gí Bûn-kàu Ki-kim-hōe](#)

Hiáp-pān tan-ūi:

[Choân-bîn Tài-gí Sèng-keng Hiáp-hōe](#)

[Tài-oân Lô-má-jī Hiáp-hōe](#), Tài-bûn Pit-hoē

[Tài-Oát Bûn-hoà Hiáp-hoē](#), [Kok-lip Tài-oân Bú-hák-koán](#)

Hōe-gī tē-tiám: [Kok-lip Sêng-kong Tài-hák](#) Chhêng-á Hāu-khu

Hōe-gī bāng-chām: <http://CTLT.TWL.ncku.edu.tw/conf/2015>

Hōe-gī jit-kî: Kong-gôan 2015 nî 5 góeh 22~23

Tiah-iàu châh-chí jit-kî: Kong-gôan 2015 nî 1 góeh 31

Lòk-chhú thong-ti jit-kî: Kong-gôan 2015 nî 2 góeh 28

Chù-chheh châh-chí jit-kî: Kong-gôan 2015 nî 3 góeh 20

Teng-kó hoān-ûi:

1. Só-ū koan-hē gí-giân koh-oáh, kì-liòk kap to-gí-giân chû-gī ê gī-tê
2. Chòk-kûn miâ-chheng kap chòk-kûn bó-gí ê chiàⁿ-miâ
3. Tēⁿ Jî-giòk bòk-su tùi TLH kap Tài-gí-bûn ūn-tōng ê kòng-hiàn
4. Tang-lâm-a Lán-lâng-ōe ê koh-oáh ūn-tōng
5. Tài-oân Pêh-ōe-jī (Tài-oân-jī) ê khí-goân kap hoat-tián
6. Tài-oân-jī ê bûn-hák chok-phín, chhut-pán-phín gián-kiù
7. Tài-oân-jī ê kàu-hák kap jîn-chèng gián-kiù
8. Tài-oân-jī kap kok-kok Lô-má-jī ê pí-kàu gián-kiù
9. Tài-oân-jī ê gí-giân-hák kap siâ-hōe gí-giân-hák gián-kiù
10. Tài-oân-jī hām tong-tâi Tài-gí-bûn ūn-tōng

11. Jīm-hō hām Tân-oân-jī, Lô-má-jī iāh-sī Tân-gí gí-giân-hák iú-koan ê gī-tê.
Gián-kiú tùi-siōng bô it-tēng hān tī Tân-oân gí-bûn, kî-thaⁿ ê gí-bûn nā kap tāi-hōe ū hâh, long hoan-gêng!

Choan-tê ián-káng:

1. Siau Chheng-hun (Choân-bîn Tân-gí Sèng-keng Hiáp-hōe lí-sū-tiúⁿ)
2. John Edwards (St Francis Xavier University kàu-siū)
3. Mio Yuko (Tang-kiaⁿ Gōa-kok-gí Tân-hák kàu-siū)

Tâu-kó ài chai-iáⁿ ê tāi-chì:

1. Chit-ê gián-thó-hoē hoat-piáu hêng-sek hun chò kháu-thâu hoat-piáu kap hái-pò hoat-piáu 2 chióng. Kháu-thâu hoat-piáu ê sî-kan chiām-tēng (àn chham-ka jîn-sò chò tiâu-chéng) 20 hun-cheng, thó-lûn 10 hun-cheng. Hái-pò hoat-piáu ê khong-kan sī choân khai toā-sè (80cm x 120cm). 2 chióng long sī chèng-sek hoat-piáu, chhiáⁿ tâu-kó-chiá kun-kù lûn-bûn sèng-chit soán-ték hêng-sek.
2. Tân-kó-chiá chhiáⁿ thin-siá tâu-kó-pió koh kā email tίng lâi tāi-hōe. Phiau-tê chhiáⁿ chù-bêng tâu-kó-chiá miâ-sèn kap “2015 ICTR tiah-iàu” jī-kù. Tiah-iàu nā ū iōng tiōh ték-sû jī-hêng, chhiáⁿ lēng-gōa thê-kiong PDF tóng-àn.
3. Chit ê gián-thó-hoē ū sím-cha-chè. Tân-hōe ē tī lòk-chhú thong-ti jit-kî chin-chêng thong-ti tâu-kó-chiá kám ū liòk-chhú--bô. Ú lòk-chhú--ê, chhiáⁿ tī chù-chheh châh-chí chin-chêng chù-chheh, nā bô ê chhú-siau hoat-piáu chu-keh.
4. Tī gián-thó-hoē hoat-piáu ê lûn-bûn ē-tàng iu-sian hoat-piáu tī *Tân-gí Gián-kiú Kî-khan*. Nā àn-sng hoat-piáu, chhiáⁿ gián-thó-hoē soah kín kā siu-kái hó ê choân-bûn-kó kià tίng-lâi sím-cha. Kî-khan ê siông-sè chu-sìn, chhiáⁿ chham-oát bang-châm <<http://ctlt.twl.ncku.edu.tw/jotv.html>>
5. Tân-hōe ê chí-iàu gí-giân sī Tân-gí kap Eng-gí. Nā sú-iōng kî-thaⁿ gí-giân, kiàn-gī chí-chiό thê-kiong 1 hûn Eng-bûn tiah-iàu iāh-sī tāi-kong.
6. Tân-gí Lô-má-jī chhiáⁿ iōng thoân-thóng Pêh-oē-jī hék-chiá KIP ê Tân-lô Pheng-im, IPA chhiáⁿ iōng DoulosSIL Unicode jī-hêng.
7. Hoat-piáu-chiá (kháu-thâu & hái-pò) ê chù-chheh-hùi:
Chù-chheh châh-chí chêng lâp: 500 kho Tân-phiò
Gián-thó-hoē hiān-tiûⁿ lâp: 1000 kho Tân-phiò

- TLH, CTSH, Tân-oát, Tân-bûn Pit-hōe bô khiàm nî-hòe ê hōe-oân bián chù-chheh-hùi.
8. Tân-hōe ê thê-kiong gián-thó-hōe 2 kang ê toing-tàu-tng kap àm-tng hō-hoat-piáu-chiá. M̄-koh, tāi-hōe chiàu kok-chè koàn-lē, bô thê-kiong hoat-piáu-hùi, kau-thong-hùi kap tòa-mê ê hùi-iōng. Chhiáⁿ hoat-piáu-chiá ka-tī-an-pâi kau-thong kap tòa-mê ê sū-bū.

Tâu-kó LKK Tân-gí Chheng-liân Hák-chiá Siúⁿ ài giäh-gōa chù-i ê tāi-chì:

1. Siōng-chē ū 3 phin lūn-bûn ê-sái jip-soán LKK Tân-gí Chheng-liân Hák-chiá Siúⁿ. Múi phin ê-sái tit tiōh 5000 kho Tân-phiò kap siúⁿ-chñg 1 hūn.
2. 35 hōe (hâm) í-hā ū hák-chék ê chheng-liân hák-chiá chiah ū chu-keh chham-ka. Lūn-bûn ài iōng Tân-bûn iah-sī Eng-bûn su-siá. Chham-sài-chiá ài tī 2015/4/30 chêng kau choân-bûn. Lūn-bûn choân-bûn kap hiän-tiûn kháu-thâu hoat-piáu long pau-hâm tī phêng-hun hang-bók lāi-té.

Iú-koan hōe-gī ê sin-siau-sit, chhiáⁿ sūi-sî chiūn hōe-gī bāng-chām liáh.

Nā-ū jīm-hô kî-thaⁿ bûn-tê, chhiáⁿ liân-lòk:

Gián-thó-hōe tiàu-chip-jîn:

Chiúⁿ Úi-bûn (Sêng-kong tāi-hák Tân-oân Gí-bûn Chhek-giām Tiong-sim chú-jīm)

Gián-thó-hōe hêng-chèng pì-su:

Phoaⁿ Siù-liân

E-mail: uibunoffice@gmail.com

Tel: 06-2757575 ext 52627

Fax: 06-2755190

[English]

2015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iwanese Romanization &
LKK Taiwanese Young Scholar Awards**
Call for Papers

Theme: Language revival and elimination of ethnic slurs &

In memory of TLH founder Rev. John Jyigiokk Tin

Co-organizers:

[Center for Taiwanese Languages Test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Li Kang-khioh Taiwanese Education Foundation](#)

[Common Taiwanese Bible Association](#), [Taiwanese Romanization Association](#)

[Taiwanese Pen](#), [Association for Taiwanese and Vietnamese Cultural Exchang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Conference venu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Conference website: <http://CTLT.TWL.ncku.edu.tw/conf/2015>

Conference date: May 22-23, 2015

Deadline for abstracts: January 31, 2015

Notification of acceptance: by February 28, 2015

Registration deadline: March 20, 2015

Keynote speaker:

1. Prof. John Edwards (St Francis Xavier University)
2. Prof. Mio Yuko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3. Chair Siau Chheng-hun (Common Taiwanese Bible Association)

Papers with the following topics are invited:

- (1) All issues in language revival, documentation and multilingualism
- (2) Elimination of ethnic slurs
- (3) Rev. John Jyigiokk Tin's contributions to TLH & Taiwanese movement
- (4) Lán-lâng-ōe or Hokkienese in Southeast Asia
- (5)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Romanized Taiwanese Pêh-ōe-jī (POJ)
- (6) Study of literary works and publications in POJ
- (7) Teaching and testing of POJ
- (8)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J and Romanization in other countries
- (9) Linguistic and sociolinguistic aspects of POJ
- (10) POJ and contemporary Taiwanese language movement
- (11) Any other issues related to POJ, Romanization, or Taiwanese language(s). The target language studied in paper is not necessarily limited to Taiwanese languages. Any languages with the conference theme are also welcome.

General submission guidelines:

- (1) Abstracts for oral and poster presentations are all welcome. Oral presentations are expected to give an oral presentation in 20 minutes with extra 10 minutes for discussions. Poster presentation will be given a space (80cm x 120cm) during the conference days. They are all considered official presentations. The

prospective presenters should choose either mode of presentation depending on the most effective and informative way of communicating the scientific content of their research.

- (2) Please fill out the [abstract submission form](#) and return it to conference secretary office via email. Please add author's NAME with the phrase "abstract for 2015 ICTR" to the title of your email. The abstract must be saved as an additional PDF in addition to Word formats, if your abstract contains special fonts.
- (3) Submitted abstracts will be peer reviewed. The conference organizers will send out the result of review by the deadline of notification. Prospective presenters must register before registration deadline or her/his paper will be canceled.
- (4) The papers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are given the priority to be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after conference. For those who wish to publish their paper(s), please provide revised full paper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conference.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Journal, please visit website at <<http://ctlt.twl.ncku.edu.tw/jotv.html>>
- (5) The conventional languages for presentation in the conference include English and Taiwanese. Other languages may also be used. However, the presenters are kindly suggested to provide an English abstract or outline in addition to the language presented.
- (6) Only traditional POJ and MOE's Tai-lo Pheng-im are accepted for Taiwanese Romanization. DoulosSIL Unicode font is recommended for IPA transcription.
- (7) Registration fees for oral/poster presenters:
500 NT (or 20USD) if paid by registration deadline, or
1000 NT (or 40USD) if you prefer to pay on-site
Active members of TRA, CTBA, ATVCE and TP are waived.
- (8) Lunch box and dinner during the conference days are provided for all presenters. However, travel and lodging expenses are at presenters' own charges and duties.

Additional submission guidelines

for LKK Taiwanese Young Scholar Awards participants

- (1) Up to three papers will be awarded the LKK Taiwanese Young Scholar Awards, which are selected as best papers presented by young scholars in the conference. A certificate with NT 5,000 are granted to each paper selected.
- (2) Only full time students under the age of 35 are eligible to participate. Full paper must be written in Taiwanese or English and is provided by the deadline April 30, 2015 to be qualified as participants. Both written paper and oral presentation are reviewed for award consideration.

For the most updated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conference, please visit conference website. For any other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Conference coordinator:
Wi-vun Taiffalo Chiung
Professor, Director
Center for Taiwanese Languages Testing, NCKU
Conference administrative secretary:
Siu-lian Phoann
E-mail: uibunoffice@gmail.com
Tel: +886-6-2757575 ext 52627
Fax: +886-6-2755190

[台語漢羅版]

2015 年

第七屆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
李江却台語青年學者賞
徵稿

會議主題：語言 koh 活 kap 族群正名&紀念台羅會開基祖鄭兒玉牧師

主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台灣語文測驗中心](#)、[財團法人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

協辦單位：[全民台語聖經協會](#)、[台灣羅馬字協會](#)、[台文筆會](#)、[台越文化協會](#)、
[國立台灣文學館](#)

會議地點：[國立成功大學榕園校區國際會議廳](#)

會議網站：<http://CTLT.TWL.ncku.edu.tw/conf/2015>

會議日期：公元 2015 年 5 月初 22-23 號

摘要截止日期：公元 2015 年 1 月 31 號

錄取通知日期：公元 2015 年 2 月 28 號

註冊截止日期：公元 2015 年 3 月 20 號

專題演講人：

1. 三尾裕子 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研究所所長
2. John Edwards 加拿大 St Francis Xavier University 教授
3. 蕭清芬 全民台語聖經協會理事長

徵稿範圍：

1. 所有關係語言 koh 活，記錄 kap 多語言主義 ê 議題
2. 族群名稱 kap 族群母語 ê 正名
3. 鄭兒玉牧師對台羅會 kap 台語文運動 ê 貢獻
4. 東南亞咱人話(福建話) ê koh 活運動
5. 台灣白話字(台灣字) ê 起源 kap 發展
6. 台灣字 ê 文學作品、出版品研究
7. 台灣字 ê 教學 kap 認證研究
8. 台灣字 kap 各國羅馬字 ê 比較研究
9. 台灣字 ê 語言學及社會語言學研究
10. 台灣字 hām 當代台語文運動
11. 任何 hām 台灣字、羅馬字或者台語語言學有關 ê 議題。研究對象無一定限 tī 台灣語文，其他 ê 語文若 kap 大會主題有 hāh, lóng 歡迎!

投稿 ài 知 ê 代誌：

1. 本研討會發表形式分做口頭發表 kap 海報發表二種。口頭發表 ê 發表時間暫定(按參加人數做調整)20 分鐘、討論 10 分鐘。海報發表 ê 空間是全開大細(80cm x 120cm)。二種攏是正式發表，請投稿者根據論文性質選擇形式。
2. 投稿者請添寫[投稿表](#) koh kā email 轉來大會。標題請註明投稿者名姓 kap 「2015 ICTR 摘要」字句。摘要若有用 tiōh 特殊字型，請另外提供 PDF 檔案。

3. 本研討會有審查制。大會會 tī 錄取通知日期 chìn-chêng 通知投稿者 kám 有錄取無。有錄取 ê 請 tī 註冊截止 chìn-chêng 註冊，若無會取消發表資格。
4. Tī 研討會發表 ê 論文 ē-tàng 優先發表 tī 《台語研究期刊》。若有按算發表，請研討會 soah kín kā 修改好 ê 全文稿寄轉來審查。期刊 ê 詳細資訊，請參閱網站<<http://ctlt.twl.ncku.edu.tw/jotv.html>>
5. 大會 ê 主要語言是台語 kap 英語。若使用其他 ê 語言發表，建議至少提供 1 份英文摘要 iāh-sī 大綱。
6. 台語羅馬字請用傳統白話字或者教育部 ê 台羅拼音，IPA 請用 DoulosSIL Unicode 字型。
7. 發表者(口頭&海報) ê 註冊費：
註冊截止日期前納：500 台票
研討會現場納：1000 台票
無欠會費 ê 台羅會、全民台語聖經協會、台文筆會、台越協會會員免註冊費。
8. 大會會提供研討會二工 ê 中畫 tìng kap 暗 tìng hō 發表者。M-koh，大會照國際慣例，無提供發表費、交通費 kap toà暝 ê 費用。請發表者 ka-tī 安排交通 kap tòa暝 ê 事務。

投稿李江却台語青年學者賞 ài 額外注意 ê 代誌：

1. Siōng chē 有 3 篇論文 ē-sái 入選李江却台語青年學者賞。每篇 ē-sái 得 tiōh 5000 kho 台票 kap 賞狀 1 份。
2. 35 歲(含)以下有學籍 ê 青年學者 chiah 有資格參加。論文 ài 用台文 iāh-sī 英文書寫。參賽者 ài tī 2015 年 4 月 30 號前交全文。論文全文 kap 現場口頭發表 lóng 包含 tī 評分項目內底。

有關會議 ê 上新消息，請隨時上會議網站掠。有任何其他問題，請聯絡：

研討會召集人：

蔣為文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語文測驗中心主任)

研討會行政秘書：

潘秀蓮

E-mail: uibunoffice@gmail.com

Tel: 06-2757575 ext 52627

Fax: 06-2755190

Presenter's Brief Intro. & Contact Information

發表者簡介&通訊錄

Miâ-sè ⁿ	大名	簡介
Cheah, Lawrence	謝清祥	馬來西亞檳城邱公司
Cheng, Shih-Tsung Sichiong	鄭詩宗	Doctor.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Chhòa Kim-an	蔡金安	金安出版社、海翁台語文協會負責人 service@king-an.com.tw
Chiu Tēng-pang	周定邦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Kok-lîp Tân-oân Bûn-hák-koán Chō-lí gián-kiù-goân apang.chiu@gmail.com 06-2217201#2204 / 0929-672-033
Chiú ⁿ Jit-êng	蔣日盈	光武國小台語教師 jason39915@gmail.com 0978-017-025
Chiú ⁿ Úi-bûn	蔣為文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語文測驗中心主任 台灣文學系教授 台灣羅馬字協會理事長 uibuntw@gmail.com
Gô Siok-hôa	吳淑華	崑山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Gô Jîn-sek	吳仁瑟	自耕農、台南神學院前講師
Hô Sìn-hān	何信翰	中山醫學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副教授
Ito, Kayo	伊藤佳代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kayo615@hotmail.com
Iû ⁿ Ún-giân	楊允言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副教授 ungian@gmail.com 04-2218-3920

Miâ-sè ⁿ	大名	簡介
Ke, Chiao-li Khálē	柯巧俐	Doctor.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Khng Poetek	康培德	National Donghwa Univ. 國立東華大學教授 kang@mail.ndhu.edu.tw
Khór Kiàn-êng	許建榮	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成功大學越南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i>Adjunct Research Associate, Faculty of Arts, Monash University, Australia</i> Dr Chien-Jung HSU is an Adjunct Research Associate at Monash University,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at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in Taiwan and Adjunct Researcher at Preparatory Office, Center for Vietnamese Studies (NCKU). He received his Ph.D. from Monash University in 2012. Dr Hsu has published numerous works on Taiwan's politics, media and the Internet over the past decade, including most recently, <i>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s Media, 1896-2012</i> (Boston/Leiden: Brill, 2014), and "China's Influence on Taiwan's Media," <i>Asian Survey</i> (54:3), pp515-53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Lí Bí-kiau	李美嬌	高雄四維國小台語教師 candice5020@yahoo.com.tw
Liāu Sūi-bêng	廖瑞銘	中山醫學大學台灣語文學系系主任
Lím Chùn-iòk	林俊育	Common Taiwanese Bible Association 全民台語聖經協會秘書長 limchuniok@gmail.com
Lím Hû-an	林美安	南投縣埔里國小 台語支援老師 Lím Hû-an, 57 huè, tī Lâm-Tâu-Kuân Poo-Lí kok sió tsò tsí uān lāu-su, tsuān-sim thui-sak Tân-lô im-piau. Tse gōo-tsáp kuí tang lái, lán ê bó-gí, m̄-bat tī hák-hāu thuânn-siū, i m̄-nā peh tsüu nn tshüu, koh tsüunn thinn-tíng ah, hái guá Tân-gí suah kóng bē liànn-tíng, hó-ka-tsái, king kué tsânn-puè ê phah-piann nóo-lík, i-king kā Tân-gí bûn-jī-huà ah, tō-sí Tân-uân Lô-má-jí kà guá tiōng sin jīn-bat kā-tī ê bó-gí, hōo guá khai sí tuā-siann kóng Tân-gí, him-siōng Tân-gí siann-ün ê suí, mā tī sió-hák tuā-lát tshui-sak Tân-uân Lô-má-jí; lâng kóng uē sī hong, pit sī tsong, Tân-gí pit-su bûn-jī-huà, nḡ-bāng guá tī hák-hān iā ê tsíng-tsí, ē-tàng iōng kā-tī ê bó-gí kì-lók lān-ê siā-huē sing-uáh, hōo lán ê Tân-gí ē-tàng íng-siōk pō-tsûn huat-tián lōh-khì, sīm-tsí kiânn tshut Tân-uân. a0976328319@gmail.com 0921-300-922
Lím Lē-gjòk	林麗玉	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Miâ-sè ⁿ	大名	簡介
Mio, Yuko	三尾裕子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授 前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研究所所長
Ông Chông-iâu	王崇堯	台南神學院院長
Ông Kùi-lân	王桂蘭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Ooi, Kee How	黃啟灝	<p>檳城福建話運動者</p> <p>「庇能福建話協會」兮理事。「講福建話運動」兮抒事人 (huānn-sū-lâng)。伊認為若愛推廣羅馬字，通過電腦來表現時債 (pún) 著注意通用性俗美感。</p>
Palemeq, Yedda		<p>Researcher. Indigenous Languag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ILRDC,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p> <p>Yedda Palemeq (b. 1977) originally came from a Paiwan Village in Pingtung County, southern Taiwan. She had her first BA from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1999) and a second BA from History Department of Leiden University in the Netherlands (2010), where she later obtained a Research Master Degree (2012). Her research interests focus thematically on indigenous peoples. Outside research, she's worked with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since 2005 as a project assistant, an English-Chinese interpreter and a coordinator, traveling widely abroad in different capacities to conduct indigenous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is experience opens her eyes to deeply-connected histories among worldwide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hat inspire her lifelong devotion. So far, she's produced theses about early-modern Formosan encounters with Europeans, articles on contemporary indigenous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and translations of indigenous literature and art. In June 2014, she joined Indigenous Languag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ILRDC), working on loanwords and translation of indigenous legends. Her current research projects at ILRDC are specifically about pedagogy, teaching materials and Romanization of indigenous languages.</p> <p>yedda.palemeq@gmail.com</p>
Png Lâm-têng	方嵐亭	台灣教會公報社社長
Scott, Mandy		<p>Departmental Visitor. School of Culture, History and Languag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Australia</p> <p>Mandy Scott has a Masters in Linguistics from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U) and a PhD in Linguistic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UH) Manoa. She has taught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and has lectured in the areas of sociolinguistics,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and TESOL in Australia, the PRC, Taiwan and Vietnam. Currently, Mandy is a departmental visitor at the School of Culture, History and Language at the ANU. She is active in several Canberra-based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which promote and support language maintenance, the development of bilingual skills, and the learning of languages in general.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bilingual education, community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and literacy and academic writing.</p> <p>mandy.scott@anu.edu.au</p>

Miâ-sè ⁿ	大名	簡介
Siau Chheng-hun	蕭清芬	全民台語聖經協會理事長
Siau Jū-ka	蕭喻嘉	<p>Kok-lîp Ko-hiông Su-hoān Tāi-hák Tâi-oân Lék-sú Bûn-hòa kap Gí-giân Gián-kiù-só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研究生</p> <hr/> <p>Tâi-oân Lô-má-jī Hiāp-hòe Höe-goân 台灣羅馬字協會會員</p> <hr/> <p>yuchia78@gmail.com 0922-815850</p>
Sim, Tze Wei	沈志偉	<p>檳城福建話運動者</p> <hr/> <p>「庇能福建話協會」兮理事，會俗大家報告「講福建話運動」兮發展俗用唐人字記錄庇能福建話時面對兮各種問題。2012年3月置《台語研究》發表《馬來西亞華人母語失落兮因素》，用伊研究兮成果，置馬來西亞庇能接落去做伊欲做兮工課：推揀「講福建話運動」。伊認為若是會趁解決這旁提出兮因素，置馬來西亞出現兮語言轉變情形就會緩牢放慢，甚伾 (sām-pai) 會彎頭變好。</p>
Su, Huang-lan		<p><i>Ph. D Candidate. Dep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SA</i></p> <hr/> <p>The presenter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fro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Her research interests focus on Taiwanese history, print culture, and ethnic and identity studies.</p> <hr/> <p>suhuanglan@gmail.com</p>
Tân Bêng-jîn	陳明仁	台文筆會理事長
Tân Bōchin	陳慕真	<p>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博士候選人</p> <hr/> <p>陳慕真，1980年生，屏東人。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現此時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博士候選人、國立台灣文學館研究典藏組助理研究員。Bat 擔任《海翁台語文教學季刊》執行編輯、《台灣文學館通訊》「台語文學專欄」、「客語文學專欄」編輯。作品有《漢字之外：《台灣府城教會報》kap台語白話字文獻中嘅文明觀》(2007)、入選《2009詩行－年度台語詩人大會集》、《流·土地·戀：2009台語文學選》、《台文筆會2013年刊》。</p> <hr/> <p>bouchintan@gmail.com</p>
Tân Gim-giök	陳錦玉	<p><i>Nan Jeo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i> 南榮科技大學創意產品設計系專任講師</p> <hr/> <p>babyin@mail.nju.edu.tw 0929-356105</p>

Miâ-sè ⁿ	大名	簡介
Tân Kim-hoa	陳金花	台灣羅馬字協會秘書長
Tân Lē-kun	陳麗君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
Tiu ⁿ Hák-khiam	張學謙	國立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教授
Tiu ⁿ Hok Chû	張復聚	台灣羅馬字協會第一屆理事長
Tiu ⁿ Hōng-ú	張宏宇	高苑科技大學副教授
Tiu ⁿ Tek-hiong	張德香	台南神學院前院長、退休牧師
Tsai, Mei-hui	蔡美慧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
		tsaim@mail.ncku.edu.tw
Tshuà Huī-Bīng	蔡惠名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huibing0628@gmail.com

2015 第 7 屆 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

【工作組織表】

召集人 Chiúⁿ Úi-bûn 蔣爲文

副召集人 Ngô Siòk-hôa 吳淑華

組別	組頭／副組頭	組員
行政組	Phoa ⁿ Siù-liân、Bòk I-lī	Khó Pōe-bín
議程組	吳淑華、Lím Bí-soat	范玉翠薇、蔡氏清水、盧昭穎、邱庭筠、張玉萍
文宣組	Phoa ⁿ Siù-liân、陳理揚	阮意雯
招待組	Bòk I-lī、呂越雄	陳理揚、范海云、盧昭穎、朱麗瑩、阮意雯
報到組	Bòk I-lī、陳金花	Lím Bí-soat、蕭喻嘉、楊庭霓
出納組	Khó Pōe-bín、余玉娥	
攝影組	林麗玉、曾雍雅	阮意雯
器材機動組	陳炫儒、謝昆樺	鄭垂莊、黎氏秋、蔣日盈、劉振勝
文創區	呂越雄、陳理揚	鄭惠敏、洪憶心

2015 第 7 屆 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 筹備處

<http://ctlt.twl.ncku.edu.tw/conf/2015/>

70101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語文測驗中心

TEL: 06-2757575# 52627

FAX: 06-2755190

[English]

2015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iwa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Call for Papers

Theme: Taiwa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Organizers: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Center for Vietnamese Studie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Sponsors

[Center for Taiwanese Languages Test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ese Romanization Association](#)

[Taiwanese Pen](#)

[Association for Taiwanese and Vietnamese Cultural Exchange](#)

Conference venu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Tainan, TAIWAN)

Conference website: <http://cvs.twl.ncku.edu.tw/conf/2015>

Conference date: Nov. 7~8, 2015

Abstracts submission deadline: May 31, 2015

Notification of acceptance: by June 30, 2015

Presenter's registration deadline: July 31, 2015

Full paper submission deadline: September 20, 2015

Papers with the following topics are invited:

1.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2. Translated Taiwanese literary work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3. Translation and promotio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4. Skills of translatio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5. Research on translators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6. Studies of translated works on Taiwanese literature
7. Comparative studies of literatures and cultur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8. Unique problems in Translating Taiwanese language
9. Language planning for Loanwords
10. Any other topics related to conference theme

General submission guidelines:

1. Abstracts for forum, oral and poster presentations are all invited and welcome.
Details are as follows:
 - a) Translator's Forum: The main purpose for this forum is to provide a panel for translators to solve pragmatic problems they have met when translating Taiwanese literature. The potential presenters include translators, authors or publishers who have had pragmatic experiences of translating Taiwanese literature. Up to 10 presenters will be accepted. Time for each presentation is about 15~20 minutes. It is not limited to academic papers.
 - b) Research papers for oral presentation: Any research papers related to the conference theme are welcome. Up to 12 papers will be accepted. Each paper

is allowed 20 minutes for oral presentation and additional 10 minutes for discussions. Submission of the full paper is required. The appropriate length of paper is from 8,000 to 10,000 words.

- c) Poster presentations: Any research papers related to the conference theme are welcome. The number of papers to be accepted is dependent on the space of conference venue. Each paper will have a space of 80cm x 120cm for presentation.
2. Please submit abstracts through electronic submission form on conference website. Once submitted, no changes are allowed in the abstract.
 3. Submitted abstracts will be peer reviewed. The conference organizers will send out the results of the reviews by the deadline of notification. Prospective presenters must register before registration deadline or her/his papers will be canceled.
 4. Presenters for oral presentation have to submit their full pap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riting format provided by the conference organizers. Both Word and PDF forms are required for all the papers. Please also provide a hardcopy should you have any specific fonts in your paper. The presenters may not be eligible for presentation or subsidization in the case that they do not provide full paper in time or if their papers are not in the designated writing format.
 5. The papers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are given the priority to be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after the conference has taken place. For those who wish to publish their paper(s), please provide a revised full paper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conference.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Journal, please visit the website at <<http://ctlt.twl.ncku.edu.tw/jotv.html>>
 6. The conventional languages for presentation in the conference include English, Chinese and Taiwanese. Nevertheless, it is kindly suggested that presenters provide an additional English abstract, outline or PPT if their papers are presented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7. Only traditional POJ and MOE's Tai-lo Pheng-im are accepted for Taiwanese Romanization. DoulosSIL Unicode font is recommended for IPA transcription.
 8. Keynote speakers, forum presenters, and oral presenters will be provided free accommodations, travel grants and honorariums. Poster presenters will be provided lunch and dinner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conference.
 9. For the most updated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conference, please visit the conference website. For any other inquiries, please contact:

Conference convener:
Wi-vun Taiffalo Chiu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CKU
Director, Center for Vietnamese Studies, NCKU

Conference administrative secretary:
Ms. Poe-bin Khoo
E-mail: cvsncku@gmail.com
Tel: +886-6-2757575 ext 52627
Fax: +886-6-2755190

[中文版]

2015 年

第二屆台灣文學外譯國際學術研討會
暨台灣文學譯者論壇
徵稿

會議主題：全球化下的台灣文學外譯

主辦單位：[國立台灣文學館](#)

承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越南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台灣語文測驗中心](#)、[台灣羅馬字協會](#)、[台文筆會](#)、[台越文化協會](#)、

會議地點：[國立台灣文學館](#)

會議網站：<http://cvs.twl.ncku.edu.tw/conf/2015>

會議日期：公元 2015 年 11 月 7 日(六)~8 日(日)

摘要截止日期：公元 2015 年 5 月 31 日

錄取通知日期：公元 2015 年 6 月 30 日

發表人註冊截止日：公元 2015 年 7 月 31 日

全文截稿日期：公元 2015 年 9 月 20 日

徵稿範圍：

1. 台灣文學外譯史
2. 台灣文學在各國
3. 台灣文學的翻譯與傳播
4. 台灣文學翻譯策略研究
5. 台灣文學譯者研究
6. 台灣文學外譯作品分析及比較研究
7. 跨國文學、文化之研究
8. 台灣語文翻譯之獨特性
9. 外來語詞翻譯之規範
10. 其他與會議主題有關之任何議題

投稿須知：

1. 本研討會包含邀稿與徵稿。對外徵稿發表形式分為:a)譯者論壇 b)口語論文發表 c)海報論文發表等三種。其徵稿細節如下：
 - a) 譯者論壇：以具實務經驗的譯者、作者或出版者為主要對象，預定錄取至多 10 名。每名發表時間預定為 15~20 分鐘。發表形式不限定為學術論文。
 - b) 口語論文發表：符合會議主題及徵稿範圍的學術論文均可，預定錄取至多 12 篇。每篇發表時間預定為 20 分鐘及額外 10 分鐘的討論。此項發表人需繳交全文稿件。論文長度以 8 千~1 萬字之間為原則。
 - c) 海報論文發表：符合會議主題及徵稿範圍的學術論文均可，錄取數量依場地容量而定。海報發表的空間是全開尺吋(80cm x 120cm)，內容呈現方式由發表人自由發揮。

2. 擬投稿者請一律從會議網站的電子投稿表格登入。投稿後，恕無法更改題目與內容。
3. 本研討會具審查制，大會會於錄取通知日期前通知投稿者是否有錄取。被錄取者，請於發表人註冊截止日前註冊以確認是否出席。未註冊者視同放棄發表資格。
4. 被錄取的口語論文發表者請依照大會規定的論文格式書寫論文，並於全文截稿日期前將論文全文(Word、PDF 2種電子檔；若有特殊字型，請另附書面稿)寄至大會。未如期繳交全文稿件或未依規定格式書寫論文者，大會有權取消其發表資格或不提供發表補助費。
5. 於研討會發表的論文在會後將可優先刊登於《台語研究》期刊。擬投稿者，請於會後盡快將修改稿寄至期刊編輯以利審查。詳細投稿須知請參閱網站<<http://ctl.twl.ncku.edu.tw/jotv.html>>。
6. 大會的主要發表語言是英語、華語及台語。為加強台灣文學的國際能見度，使用英語以外的語言發表者，建議仍提供一份英文摘要或大綱或於PPT簡報提供雙語對照以供國外學者參考。
7. 以台語書寫者，羅馬字請用 POJ 或 TL，字型請用 Taigi Unicode。若用到國際音標 IPA，請採用 DoulosSIL Unicode 字型。
8. 專題演講者、論壇發表人及口語論文發表人的會議期間食宿、交通費及發表費將由主辦單位補助提供。惟因經費有限，海報發表人的部分僅提供午餐及晚餐，住宿及交通部分恕請自理。
9. 有關會議的最新消息，請隨時上會議網站查詢。有任何其他問題，請聯絡：

研討會召集人：

蔣為文(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越南研究中心主任)

研討會行政秘書：

許珮旻

E-mail: cvsncku@gmail.com

Tel: 06-2757575 ext 52627

Fax: 06-2755190

[Tân-oân-jī Pán-pún]

2015

Tē 2 Kài

**Tân-oân Bûn-hák Gōa-ék Kok-chè Hák-sút Gián-thó-hōe &
Tân-oân Bûn-hák Ék-chiá Lūn-tôaⁿ**

Chhui-kó

Hōe-gī Chú-tê: Bīn-tùi choân-kiû-hòa ê Tân-oân bûn-hák gōa-ék

Chú-pān tan-ūi:

[Kok-lip Tân-oân Bú-hák-koán](#)

Sêng-pān tan-ūi:

Kok-lip Sêng-kong Tân-hák [Oát-lâm Gián-kiú Tiong-sim](#)

[Lí Kang-khioh Tân-gí Bûn-kàu Ki-kim-hōe](#)

Hiáp-pān tan-ūi:

Kok-lip Sêng-kong Tân-hák [Tân-oân Gí-bûn Chhek-giām Tiong-sim](#)

[Tân-oân Lô-má-jī Hiáp-hōe](#), Tân-bûn Pit-hoē

[Tân-Oát Bûn-hoà Hiáp-hoē](#),

Hōe-gī tē-tiám: [Kok-lip Tân-oân Bú-hák-koán](#)

Hōe-gī bāng-chām: <http://cvs.twl.ncku.edu.tw/conf/2015>

Hōe-gī jit-kî: Kong-goân 2015 nî 11 góeh 7~8

Tiah-iàu châh-chí jit-kî: Kong-goân 2015 nî 5 góeh 31

Lòk-chhú thong-ti jit-kî: Kong-goân 2015 nî 6 góeh 30

Hoat-piáu-jîn chù-chheh châh-chí: Kong-goân 2015 nî 7 góeh 31

Choân-bûn châh-chí jit-kî: Kong-goân 2015 nî 9 góeh 20

Teng-kó hoān-ûi:

1. Tân-oân bûn-hák gōa-ék lék-sú
2. Kok-kok Tân-oân bûn-hák chhui-kóng hiān-hóng
3. Tân-oân bûn-hák ê hoan-ék kap thoân-pò
4. Tân-oân bûn-hák hoan-ék chhek-liòk gián-kiú
5. Tân-oân bûn-hák ék-chiá gián-kiú
6. Tân-oân bûn-hák gōa-ék chok-phín hun-sek kap pí-kàu gián-kiú
7. Khòa-kok bûn-hák kap bûn-hòa ê gián-kiú
8. Tân-oân gí-bûn hoan-ék ê ték-piát-khoán

9. Gōa-lâi gí-sû hoan-ék ê kui-hoān
10. Kî-thaⁿ chham tāi-hōe chû-tê ū-háh ê jîn-hô gī-tê

Tâu-kó ài chai-iáⁿ ê tāi-chì:

1. Chit-ê gián-thó-hoē pau-hâm iau-kó kap teng-kó 2 khoán. Tùi-gōa teng-kó hoat-piáu hêng-sek hun-chò: a) ék-chiá lūn-tôaⁿ, b) kháu-gí lūn-bûn hoat-piáu, kap c) hái-pò lūn-bûn hoat-piáu. In ê teng-kó sè-chiat sī án-ne:
 - a) Ék-chiá lūn-tôaⁿ: í ū sit-bū keng-giām ê ék-chiá, chok-chiá iāh-sī chhut-pán-siā chò chû-iàu tùi-siōng. Ú-tēng lòk-chhú siōng-ke 10 lâng. Múi lâng hoat-piáu sî-kan ū-tēng 15~20 hun-cheng. Hoat-piáu hêng-sek bô hān-tiāⁿ tī hak-sút lūn-bûn.
 - b) Kháu-gí lūn-bûn hoat-piáu: hù-háp hōe-gī chû-tê kap teng-kó hoān-ûi ê hak-sút lūn-bûn lóng ē-sái. Ú-tēng lòk-chhú siōng-ke 12 phinⁿ. Múi phinⁿ hoat-piáu sî-kan ū-tēng 20 hun-cheng, koh lēng-gōa 10 hun-cheng ê thó-lūn. Chit hang hoat-piáu-jîn su-iàu kiáu lūn-bûn choân-bûn, tîng-tō í 8,000~10,000 im-chat ûi goân-cheok. hù-háp hōe-gī chû-tê kap teng-kó hoān-ûi ê hak-sút lūn-bûn lóng ē-sái. Lòk-chhú sò-liōng í hōe-tiûⁿ khong-kan lâi koat-tēng. Hái-pò hoat-piáu ê khong-kan sī choân-khai chhùn-chhioh (80cm x 120cm). Lâi-iông théng-hiān hong-sek chū-iû hoat-hui.
 - c) Hái-pò lūn-bûn hoat-piáu:
2. Tân-kó-chiá chhiáⁿ ûi hōe-gī bang-chām ê tiān-chú tâu-kó pió-keh hia tâu-kó. Chhiáⁿ chim-chiok, tâu-kó liáu bē-sái koh kái phiau-tê iāh-sī lâi-iông.
3. Chit ê gián-thó-hoē ū sîm-cha-chè. Tāi-hōe ê tī lòk-chhú thong-ti jit-kî chin-chêng thong-ti tâu-kó-chiá kám ū liòk-chhú--bô. Ú lòk-chhú--ê, chhiáⁿ tī chû-chheh châh-chí chin-chêng chû-chheh, nā bô ê chhú-siau hoat-piáu chu-keh.
4. Hōng lòk-chhú ê kháu-gí lūn-bûn hoat-piáu-chiá chhiáⁿ chiàu tāi-hōe kui-tēng ê lūn-bûn keh-sek su-siá. Mā chhiáⁿ tī lūn-bûn châh-kó chin-chêng kā lūn-bûn choân-bûn kià hō tāi-hōe. Lūn-bûn chhiáⁿ khiām chò Word kap PDF 2 khoán keh-sek. Nā ū iōng tióh tek-piát jī-hêng, chhiáⁿ giáh-gōa thê-kiong chóa-pún thang kàu-tùi. Bô chiàu sî-kan iāh-sī keh-sek lâi kau lūn-bûn ê, tāi-hōe ū koân-lî chhú-siau i ê hoat-piáu chu-keh iāh-sī bô thê-kiong hoat-piáu pô-chō:

5. Tī gián-thó-hōe hoat-piáu ê lūn-bûn ē-tàng iu-sian hoat-piáu tī *Tâi-gí Gián-kiú Kî-khan*. Nā àn-sìng hoat-piáu, chhiáⁿ gián-thó-hōe soah kín kā siu-kái hó ê choân-bûn-kó kià tíng-lâi sím-cha. Kî-khan ê siông-sè chu-sìn, chhiáⁿ chham-oát bang-chām <<http://ctlt.twl.ncku.edu.tw/jotv.html>>
6. Tân-hōe ê chû-iàu gí-giân sī ka Eng-gí, Hôa-gí kap Tân-gí. Úi tiòh ka-kiông Tân-oân bûn-hák tī kok-chè-siōng ê lêng-kiàn-tō; nā sú-iōng Eng-gí í-gōa ê gí-giân hoat-piáu--ê, kiàn-gī mā thê-kiong 1 hūn Eng-bûn tiah-iàu, tāi-kong iàh-sī PPT thang hō`gōa-kok hák-chiá chham-khó.
7. Tân-gí Lô-má-jī chhiáⁿ iōng thoân-thóng Pēh-oē-jī hék-chiá KIP ê Tân-lô Pheng-im, IPA chhiáⁿ iōng DoulosSIL Unicode jī-hêng.
8. Choan-tê ián-káng-chiá, lūn-tôaⁿ hoat-piáu-jîn kap kháu-gí lūn-bûn hoat-piáu-jîn tī gián-thó-hōe kî-kan ê chiâh-tòa, kau-thong-hùi kap hoat-piáu-hùi iû chû-pân tan-ūi pô-chō. In-ūi keng-hùi iú-hān, hái-pò hoat-piáu-jîn ê pô-hūn kan-taⁿ thê-kiong toing-tàu-tàng kap àm-tàng, chhun--ê chhiáⁿ ka-tī hoat-lôh.
9. Iú-koan hōe-gī ê siōng-sin siau-sit, chhiáⁿ sûi-sî chiūⁿ hōe-gī bāng-chām khòanⁿ. Nā-ū jīm-hô kî-thaⁿ bûn-tê, chhiáⁿ liân-lók:

Gián-thó-hōe tiàu-chip-jîn:

Chiúⁿ Úi-bûn (Sêng-kong tāi-hák Tân-oân Bûn-hák-hē kàu-siū & Oát-lâm Gián-kiú Tiong-sim chû-jīm)

Gián-thó-hōe hêng-chèng pì-su:

Khó Pōe-bín

E-mail: cvsncku@gmail.com

Tel: 06-2757575 ext 52627

Fax: 06-2755190

國立成功大學 校本部平面圖

Map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Campus Map

